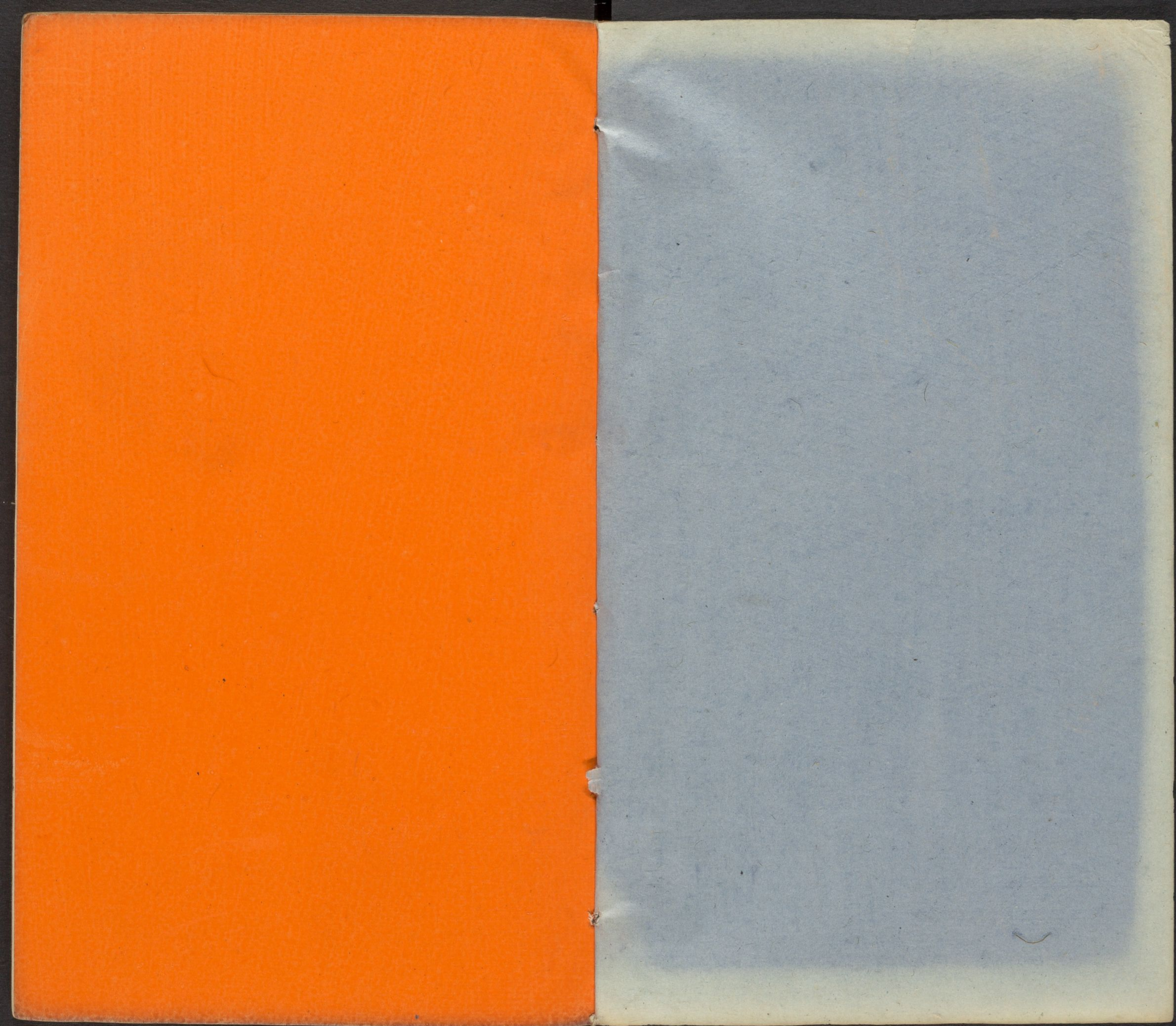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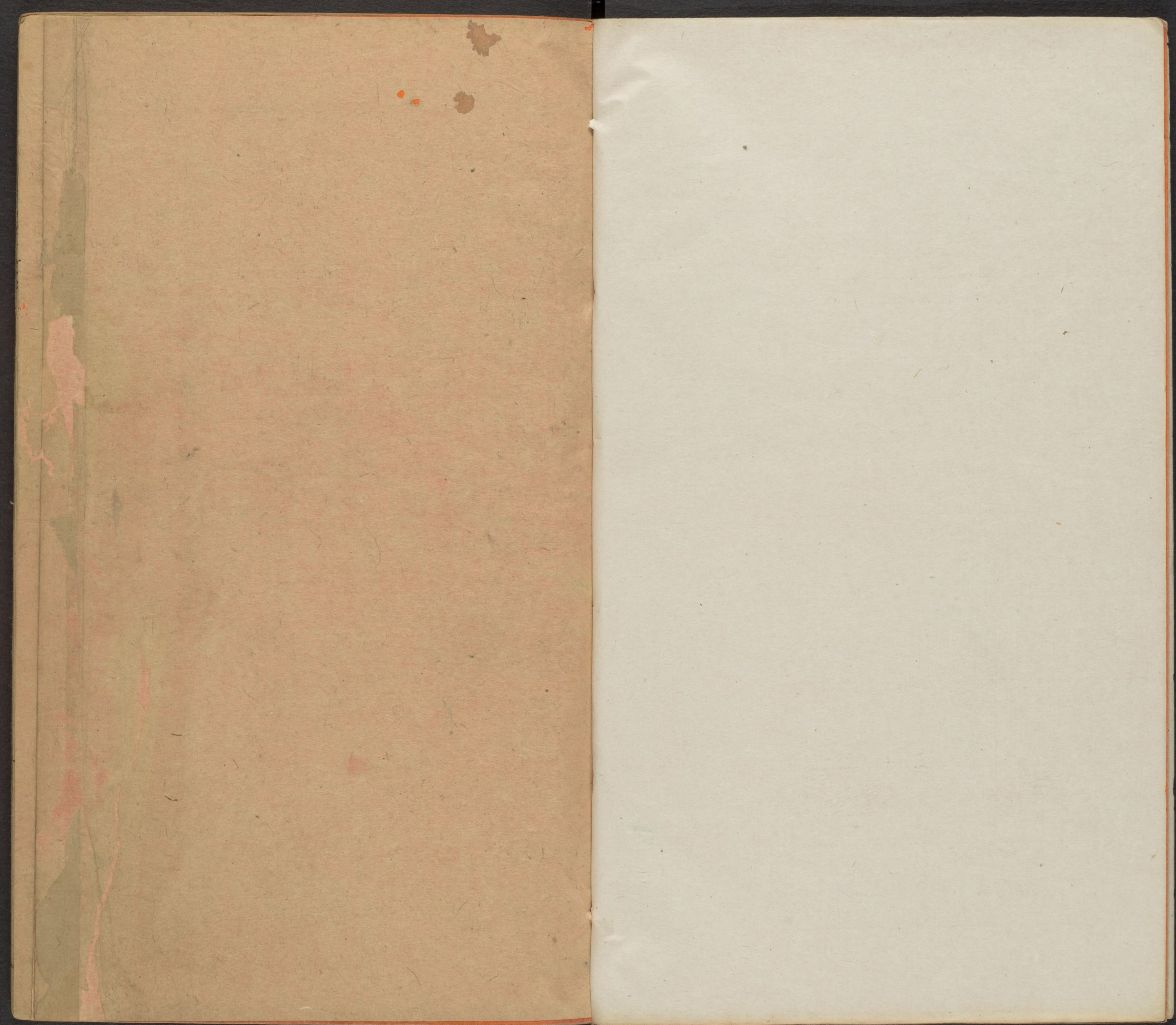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11 1936

T 9100.3092





1



娑羅館

清言

清言叙

東海屠 隆緯真甫纂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夫掩室摩竭杜口毘耶不二法門從無言入
柰何啾啾鸞公訓勅諄諄以饒舌見戒余終
不能改如蕭叅松篁風來則響間關林鳥春
至則鳴誰得而禁之余于詩文外纂一書譚
大人之際命曰鴻苞積二十卷吳郡管登之
遺書規我必無遂播通都姑度之篋笥古至

清言錄
人著書多自道成名根盡後子期未至何急
而擊鼓以求亡羊爲余受其誠秘焉園居無
事技癢不能抑則以蒲團銷之跣趺出定意
興偶到輒命墨卿曇花彩毫紛然竝作遊戲
之語復有清言今而始伏習氣難除清障難
斷鸞公真神人蚤見及此矣雖然余之爲清
言能使愁人立喜熱夫就涼若披惠風若飲
甘露卽令鸞公見之亦或爲一解頤昔鳩摩

示遺命茶毗而畝舌不毀以爲驗余舌端隱
隱現青蓮花一片矣庚子秋八月書于包氏
舊草堂

清言叙

夫大道之旨書不盡言西方以來教亦多術
然而諦文害義則失魚何取忘筌揮塵晤言
則一日便當千載故知見斗生悟絕照由心
顧影興言精思出要用以化誘愚俗何須萬
論千經若夫指點沈淪只取單詞隻語此緯
真先生清言所由作也先生積思玄通孤情
直上每於松風雲月禪坐相偶研思因果証

徹圓明痛延門作活者認六賊爲己身嗔到
岸尋船者執菩提爲實相以致欲坑墮落皆
緣心念紛飛用揭善誘之門著情遷之訓擬
諸甘露比于惠風維時誦習之者如樞密透
關麾扇便知脫洒若中丞大悟看火幡然撥
衣先生自序云能使愁人立喜契夫就涼良
不虛矣庭有坊刻矜慎不傳于是守拙上人
復壽諸梨 上人乘佛理以御心假斯文爲

宗錄渭變化物由心作受想宜除而行爾不
在多言提撕貴約故有能了清語之義者將
金面棋盤一時拍碎而吉祥妙喜虛室洞明
先生實普度乎來茲上人豈小補于禪定可
謂克明明德無忝徽音者矣嗟夫淵源淡泊
則釋門不異於禪宗旨神光則儒道本通於
佛倘指掌而意喻則目擊而道存如其將心
覓心不免因我喪我幾失清言之意矣守拙

清言序
名性能廣陵人

古鄞後學章載道纂

娑羅館清言卷上

東海屠 隆緯真甫著

繡水 郁嘉慶伯承甫閱

包 衡彥平甫校

子房虎嘯安期生豹隱於海濱藥師龍驤魏先
生夔屈於崑穴緊豈異才寔命不同
三九大老紫綬貂冠得意哉黃梁公案二八佳
人翠眉蟬髻銷魂也白骨生涯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挂煩惱。可稱烟火神仙。
隨宜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
風晨月夕。客去後。蒲團可以雙跏。烟島雲林。興
來時。竹杖何妨獨往。
覆雨翻雲。何險也。論人情。只合杜門。嘲風弄月。
忽頽然。全天真。且須對酒。
道上紅塵。江中白浪。饒他南面百城。花間明月。
松下涼風。輸我北窗一枕。

淨几明窓。好香苦茗。有時與高衲談禪。荳棚菜
圃。暖日和風。無事聽閒人說鬼。

老去自覺萬緣都盡。卮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
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

甜苦備嘗。好丟手。世味渾如嚼蠟。生死事大。急
回頭。年光疾于躡丸。

無物能牢。何況蠢茲皮袋。有形皆壞。不聞爛卻
虛空。

清言卷上
二
坐禪而不明心。取骨頭爲工課。馬祖戒于磨。麤
談經而不見性。鑽故帙作生涯。達磨所以面壁。
草色花香。游人賞其有趣。桃開梅謝。達士悟其
無常。

修淨土者。自淨其心。方寸居然蓮界。學坐禪者。
達禪之理。大地盡作蒲團。

立心而認骨肉太親。則人緣難遣。學道而求形
神俱在。則我相未融。

○
錫粘油膩。牽纏最是愛河。瞎引盲趨。展轉投于
苦海。非大雄氏。誰能拯之。

○
知事理原有頓漸。則南北之宗門不廢。知升墜
分于情想。則過現之因果昭然。

○
若無後來報應。則造物何以謝顏回。除却永劫
災殃。則上帝胡獨私曹操。

○
禿鬚黃面。揣骨法豈有如許公侯。道氣文心。標
風流亦是可兒措大。

招客留賓爲懽可喜未斷塵世之攀緣澆花種
樹嗜好雖清亦是道人之魔障
角弓玉劍桃花馬上春衫猶憶少年俠氣瘦瓢
膽瓶貝葉齋中夜衲獨存老去禪心
寶錄祈仙金函禮佛造物尚不得牢籠褐衣披
體破帽蒙頭君相又安能陶鑄
臨池獨照喜看魚子跳波遶徑閒行忽見蘭芽
出土亦小有致時復欣然

盤飧一菜永絕腥膻飯僧宴客何煩六甲行厨
茆屋三楹僅蔽風雨掃地焚香安用數童縛帚
未見元放翛然尚覺右丞多事

菜甲初肥美于熟酪蓴絲旣長潤比羊酥

楊柳岸蘆葦汀池邊須有野鳥方稱山居香積
飯水田衣齋頭纔着比丘便成幽趣

竹風一陣飄颺茶竈疎烟梅月半彎掩映書窗
殘雪真使人心骨俱冷體氣欲仙

清言卷上
四
登華子岡月夜犬聲若豹遊赤壁磯秋江鶴影
如人但想前賢神明開滌

山河天眼裡不知山河卽是天眼世界法身中
不知世界卽是法身

如來爲凡夫說空以凡夫著有故爲二乘人說
有以二乘人沉空故著有則入輪轉之途沉空
則礙普度之路是故大聖人銷有以入空一法
不立從空以出有萬法森然

黃蘗淡飯允宜山澤之臞曲几匡床久絕華清
之夢

棺則朽于木裸則朽于土土木何勞分別沉則
化于水焚則化于火火水安用商量

紅潤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
輕風問婦索釀甕有新芻呼童煮茶門臨好客
先生此時情興何如

痴矣狂客酷好賓朋賢哉細君無違夫子醉人

清言卷一
五
盈座簪裾半盡酒家。食客滿堂瓶甕不離米肆。
燈燭瑩瑩且耽夜酌。爨烟寂寂安問晨炊。生來
不解攢眉。老去彌堪鼓腹。

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
當愁。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

白仲奇窮悍婦同于馮衍。德園高隱孤居頗似
王維。我固當勝之。

明霞可愛瞬眼而輒空。流水堪聽過耳而不戀。

人能以明霞視美色。則業障自輕。人能以流水
聽絃歌。則性靈何害。

詩堪適性。笑子美之苦吟。酒可怡情。嫌淵明之
酷嗜。若詩而嫉妬爭名。豈云適性。若酒而猖狂
罵座。安取怡情。

鑠金玷玉。從來不乏彼讒人。洗垢索瘢。尤好求
多于佳士。止作疾風過耳。何妨微雲點空。
學道歷千魔而莫退。遇辱堅百忍以自持。到底

清言卷上
六
無損豪毛。轉使人稱盛德。當時之神氣不亂。入夜之魂夢亦清。

金吾厚享千鍾。命慳于豆醬。學士御食二器。數定于橘湯。余幼丁貧賤。每蒸藿之飯不充。壯忽持齋。想肉食之簿已盡。

大臣雅度。嫌王勃之恃才。明主知人。想李白之薄福。

盈庭滿座。斷結駟于貴人。累牘連篇。絕八行于

政府

情塵既盡。心鏡遂明。外影何如。內照幻泡一消。性珠自朗。世瑤原是家珍。

善謔浪好。詼諧吐語。傷于過綺。取快佐驩。亦無大害。揚隱微。談中葺。爲德無乃太涼。積愆消福。吾鄙戒之。

人生于五行。亦死于五行。恩裡由來。生害道壞。于六賊。亦成于六賊。妙處只在轉關。

清言卷上
雲棲蓮老佛隴燈公嶺表憨山湖南窮介有西
方美人之思碧浪朱生西泠虞氏湘靈逸客鏡
水隱鱗有天際真人之想

聰明而修潔上帝固錄清虛文采而貪殘冥官
不愛詞賦

凡夫迷真而逐妄智慧化爲識神譬之水湧爲
波不離此水聖人悟妄而歸真識神轉爲智慧
譬之波平爲水當體無波

樓前桐葉散爲一院清陰枕上鳥聲喚起半窻
紅日

一泓濠上便同莊叟之觀片石林間堪下米顛
之拜

天上兩輪逐電晝夜不休人間二鼠啣藤剎那
欲斷

立雪斷臂祗緣藝壓當行擘面攔胸直是酒逢
知己

清言卷上
嗽飯著衣生世無補。飾巾待壙。顧影多慙。庶幾
哉。白魚蠹簡。食奇字于腹中。黃鳥度枝。遺好音
于世上。

比丘鼻臭。荷香來池。神見斥童子。乃以香嚴而
圓通。元卿目玩宮卉。爲天神所呵。古德有因桃
花而悟道。

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是
悠然。

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經殘。石磬半沉。
蕉雨。

水色澄鮮。魚排荇而徑。座度林光。澹蕩拂閣以
低飛。曲逕烟深。路接杏花酒舍。澄江日落。門通

楊柳漁家。

催租吏只問家僮。知主人之不理。生產收稼。奴
徑達主母。笑先生似如外賓。

八關齋久。何敢然寄興于持螯。五斗量慳。聊復

爾托名于泛蟻

侶猿猴友虎豹不能孫登之穴居馴鳥雀畜鳧魚頗似何點之野逸

高人品格既有媿芥丹潔身名士風流亦不至相如慢世

天討有罪生來幸免馬驢世棄不才隱去敢云
鴻豹

有分有限耗星臨宮顧我論萬事總不如人無

慮無憂天喜坐命羸人只一籌至要在我

持論絕無鬼神見恠形而驚怖平居力詆仙佛
遇疾病而修齋儒者可咲如此稱柴數米時翻
名理于廣筵媚竈乞墦日挂山林于齒頰高人
其可信乎

為龍為蛇生既謝陽秋于太史呼牛呼馬死亦
一任彼月旦于時人

以文章為遊戲將希劉勰逃禪看齒髮之衰頹

清言卷上
自信鮑昭才盡

荆扉纔掩便逢客過掃門飯粟一空輒有人求
譽墓萬事從來是命一毫夫豈由人
家坐無聊不念食力擔夫紅塵赤日汝官不達
尚有高才秀士白首青襟

峰巒窈窕一拳便是名山花竹扶疎半畝何如
金谷

少文五岳興聊託于臥遊元亮一園趣果成于

日涉

月出青松光映瑠璃夜火風搖翠篠寒生翠堵
秋烟

虛空不拒諸相至人豈畏萬緣是非場裡出入
逍遙逆順境中縱橫自在竹密何妨水過山高
不碍雲飛

孔孟以經常治世不欲炫奇恠以駭時釋老以
妙道度人故每現神通以聳衆

凡情自縛則搏沙捻土一身纏爲葛藤空觀一
成則割水吹毛四大等于枯木

薰烝德香則果未成而靈根漸長熬煎欲火則
目未瞑而惡趣現前

喫菜而生美好揀擇則喫菜不異喫葷作善而
求自高勝人則作善還同作惡

人若知道則隨境皆安人不知道則觸塗成滯
人不知道則居鬧市生囂雜之心

將蕩無定止
居深山起峯

寂之想或轉憶炎囂人若知道則履喧而靈臺
寂若何有遷流境而寂真性冲融不生枯槁

英雄降服勁敵未必能降一心大將調御諸軍
未必能調六氣故姬亡楚帳霸王未免情哀疽
發彭城老翁終以憤死

來鳴禽于嘉樹音聞兩寂悟圓通耳根印朗月
于澄波色相俱空領清虛眼界

雨過天清會妙用之無碍鳥來雲去得自性之

真如。

負青靈眼果

王休

娑羅館清言卷之下

東海屠 隆緯真甫著

郁嘉慶伯承甫閱

繡水 包 衡彥平甫校

拊檀之形能出門而迎佛。虎丘之石解聽法而
點頭。故知山河大地咸見真如。瓦礫泥沙竝存
佛性。

酬應將迎。世人奔其羶行。消磨折損。造物畏其

清言卷下
虛名

世界極于大千不知大千之外更有何物天宮
極于非想不知非想之上畢竟何窮吾嘗于此
茫然安得問之大覺

衰年嶺表餘生相傳僊去隣媪夜哭還券垂老
無家每想斯人潛然欲涕

雲長香火千載遍于華夷坡老姓名至今口于
頰孺意氣精神不可磨滅如此

慧遠臨終檢戒于食蜜薩真濟渡留錢于空舟
古德慎行至此使人心志凜然

三徑竹間日華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窓下
風雨瀟瀟亦幽人之好景

春衣杜陵急管平樂真稱名士之風流雨中山
果燈下草蟲想見高人之胸次

好散阿堵亦復不能積書趣在箇中平生只愛
種樹

清言卷下
醇醪百斛不如一味太和之湯良藥千包不如
一服清涼之散

積想情堅思女因而化石磨礱功久鉄杵且會
成針今人纔學修行便希得證稍不見効輒退
初心道其可幾乎

不是鄴侯著眼懶殘只一丐者若非豐干饒舌
寒拾兩箇火頭

籬邊杖屨送僧花鬚鬚于巾角石上壺觴坐客

松子落我衣裾

待月看雲偶見鶴形之使焚香掃室時迎鳥爪
之姑

鳴騶呵殿歌兒挈傀儡于場中揭地掀天童子
弄形影于燈下

張三不是他李四亦不是他摠認郵亭爲本宅
長卿不是我緯真亦不是我莫把并州當故鄉
風翻貝葉絕勝北闕除書水滴蓮花何似華清

清言卷下
宮漏

一室經行。賢于九衢奔走。六時禮佛。清于五夜朝天。

鳴葉流水。疑魴鮪之來聽。散帙當軒。喜藤竹之交翳。

娟娟月露。下蒼荀而生香。嫋嫋山風。入松篁而成韻。

閑情清曠。未解習鍛之機。野性蕭疎。恥作投梭

之達。

負苓而罵庖犧。鑿開渾沌。采薇而薄周武。決裂堤防。

善星腹笥。部藏不免泥犁。雲光口墜。天花難逃。閻老所以初祖。來自迦毗。盡掃文字。室利往叅摩訶。悉杜語言。

太原則哲。幾畜疑于掇煤。瑯琊故知。竟因讒而投杼。嗚呼。知已難哉。吾欲挽九原而起。鮑叔取

清言卷下
四
千金以鑄子期

陳思逸藻僅朱邱于遮須庾信高才乃皤形于地府身後結局如此眼前文興索然

觀號千秋吾媿賀老之捨宅樓高三級復慙都水之栖真物在亦不苦留期到翛然便去

周犖營產原從車子而償逋韓相卜居乃爲木工而定礮凡事前定如斯世人計較可息

靈運才高不入白蓮之社裴休詩好何關黃蘗

之宗故子昂杜甫韵語騁意氣于秣林寒山船子吟哦寫性靈于天籟寫性靈者佛祖來印騁意氣者道人指呵

室無長物心本宅乎清虛門多雜賓性不近乎狷介行誼雖無大損淨業未免有妨

據床塔爾聽豪士之譚鋒把盞醒然看酒人之醉態

大臣赫赫甫丘墓便已就荒文士沾沾問姓名

清言卷下
多云不識名利至此使人心灰

夫人有絕技必傳有至性不朽靈心巧思曾般以木匠千秋報主存孤李善以傭奴百世

核人貴實浮論難憑從古聖賢不能無謗試問釋迦于移山之口佛云乎哉叩宣尼于伐木之夫何聖之有

道人好看花竹寄託聊以適情居士偶聽弦歌不染何妨入道清曠亦自有致寂莫無令

太枯

眉睫纔交夢裡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分明故學道之法無多只在一心不亂戴髮含齒生幸托于中華方袍圓冠名復綴于下士田園雖少負郭妻孥尚免飢寒榮期之樂已多老氏之學知足

若富貴貧窮由我力取則造物爲無權若毀譽嗔喜隨人脚根則讒夫愈得志

世法須從身試大道不在口譚暇日清言有味

清言卷下
恐於寔際無當猝然遇境不撓此是學問得力
袁盎報十世之仇不知雖經萬劫而必報師子
償殺命之債不知雖逋小債而必償萌芽各認
根苗點滴不老簷溜罪在則福不集福少則行
難圓此聖賢之所以慎作業也

口奉清齋過客時供梁肉身衣短褐兒童或曳
羅衫固知供奉之綺裘不富于公孫之布被
冤家恩愛心常作平等之觀上帝悲田眼不見

可憎之物性鮮貪嗔六時畏作惡趣心能領略
四季都是良辰昔人不云乎此老終當以樂死
青谿白石倏生瀟洒之懷黑霧黃埃便起炎囂
之念此是心依境轉恐于學道無當必也月隨
人走月竟不移岸逐舟行岸終自若則幾矣
醒時思作佳夢夢去未必如所思生前念佛修
行死後猶恐忘初念何也衆生奔馳情識一往
易昏學人積累熏修務求根熟

隔壁聞釵釧聲比丘名爲破戒比丘之心入故也同室與婦人處羅什不碍成真羅什之心不入故也固知染淨在心何關形迹

方外偶過僧道倒雙屣急開竹戶迎來座中倘及市朝掩兩耳輒敕松風吹去

樓窺睥睨窓中隱隱江帆家在半邨半郭山倚精廬松下時時清楚人稱非俗非僧

華屋朱門過王侯而掉臂黃頭歷齒對兒子而

傷心高人之輕富貴也易斷恩愛也難

觀上虞論衡笑中郎未精玄賞讀臨川世說知晉人果善清言

王重陽闌入臥內馬鈺內子能知戒閣黎金甲傳食太守夫人覷破

美人傳粉塗香終淪于糞土猛士格虎剗象死制于螻蟻古鏃繡刀舊日戰爭之地蝕釵灰襖昔時歌舞之場英雄漠漠精靈秦晉茫茫歲月

清言卷下
娑羅居士釀酒治蔬無日不延賓客杜門禁足
經年懶過憐家白香山云丘壑有泉石花竹者
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吾甚媿其
言

永明禪師云向不遷境上虛受輪迴于無碍法
中自生繫縛

瞑目跏趺落花飄而滿几冥心入定鼯鼠出而
行堦

掃有掃無卽掃字而亦掃忘形忘物并忘字而
亦忘斯能所之雙泯會靈心于絕代

楊德祖家惟弱柳我則雜種名花殷仲文庭只
枯槐余乃多栽茂樹不啻過矣武座右見之淋
宰相匡時懶殘豫占我泌英雄救火圖南蚤識
乖崖故龍翔豹隱大冶之鼓鑄由天雌伏雄飛
至人之欄柄在我州包衡題識

豫章雷映朱誅堦朱誅堦枝于敦文堂

至人之辭林其非香山云丘壑有泉石花竹者
乘巖始請隙隙大谷之菹豔由天翻大華溪
宰卧国部酬叙新必英華妹火圖南蚤蠶
林野余以多味其樹不啻歐矣輪迴于無得法
野野師來卦限林非限舞軒各其與中文致只
亦忘其謂祖之雙與會靈心于并外

跋

緯真先生嘗以方麴書娑羅館清言數條
示余得未曾有則又恨不獲盡發其枕中
秘也已薄游南州從丁右武座右見之淋
漓蒲紙便如坐我清涼界中頓還無住觀
矣遂次第于錄歸而勒之蕭爽齋中庚子
五月廿日秀州包衡題識

豫章雷暎朱謀塏朱謀樺校于敷文堂

清言
華亭何三畏就李陸鳴和范明泰重校于
墨兵齋

娑羅館逸稿
言

娑羅館逸稿卷一

消搖令

東海屠隆緯真甫著

掛冠歸去謝君王。脫朝衣把布袍穿上。荷犁鋤
擲手板腰章。今日九重丹鳳闕。明朝千頃白鷗
鄉。滿西湖。荷花正香。望東海。月輪初上。曲岸橫
塘。画橋蘭漿。只此處儘可容得疎狂。

烏欒

手提着閒中風月。一任他烏兔奔忙。肩挑着物
外乾坤。都不管春秋來往。出火坑總領的一味
清涼。離苦海安穩地。喜無風浪。解憂悶服了平
胃散。除煩渴。飲了太和湯。俺想那華清宮馬頭
殘月。到不如白沙村牛背斜陽。俺自有胸中丘
壑。煞彊如名利場。則看你臉上烟霞。原不是公
侯相。要買卻長生訣。又何須金玉千箱。待踏遍
神仙府。剛只用芒鞋一緡。有甚商量。

挾飛仙

卻纔個謝恩辭輦。離仙仗早想雲水瀟湘。猛回
頭。渾不記舊日的蘭省郎。夜來時夢早入在蘆
花蕩。那漁翁推蓬身臥滿天霜。幾曾聽骨碌碌
馬啼忙。撲刺刺鳴鞘響。閃得人膽戰心慌。

重綵柳

俺也曾勤萬民。月色星光。俺也曾提三尺天青
日朗。俺也曾禱神明。驅龍禁鬼。俺也曾走畝畝

沐雨經霜。俺也曾草朝儀。衝寒筆飽。三冬雪。俺
也曾直紫禁。不寢衣。熏五夜香。這也是俺爲官
的理當。到如今早尋個燒殘紅燭。夢破黃梁。大
英雄苦沒個好結局。盛筵席。那裡有不散場。恨
鏡中絲不饒豪傑。墓前土。漸送侯王。你則看五
街喧車馬。嚷九門開鼓樂。張百官朝下趨丞相。
蒲園飛蓋花千樹。夾道紗籠燭兩行。轉盼也相
堪惆悵。早花移別院。客散高堂。

洞簫曲

人生得意。番魔障。也都有鳥盡弓藏。兔死狐傷。
牽犬恓惶。唳鶴悲涼。摩挲眼界紅塵外。抖擻毛
衣白日傍。也非狂蕩。不是荒唐。喜孜孜策蹇出
咸陽。

雷龍部曲

我也做不得載西施。范蠡的行藏。我也做不得
醉東山。謝安的伎倆。也沒有鑑湖曲。君王恩賞。

也沒有征虜亭下官祖帳。也沒有漢成都八百
桑。也沒有晉陶潛五柳庄。忒莽撞。扶目浮屍伍
相亡。沒來由。采石沉埋李白狂。又何苦江潭憔悴
靈均放。頂黃冠。瀟洒道人裝。裹青鞋。邈邈窮
酸樣。無營無想。真個是隨緣分過時光。

大江東

駭世路羊腸。太行論人心。羅刹瞿塘。委寔難防。
狼戈矛從容。笑裏藏。毒羽箭一霎閒中放。黑漆

漆。裝下了陷人坑。嚮璫璫直說出。瞞天慌。那裏
討一副奸人面孔。高力士肚腸。直弄得人畏鴟
夷。飲劍銜哭纍。臣葬大江。逐山鬼投烟瘴。毀壁
成傷。剜肉成瘡。只你兩片脣。撼了九地。一隻手
掩了三炎。又誰知功曹直日無偏黨。儘生前摸
糊上帝。拚死後抹殺閻王。

漁陽鼓

俺少時也有偌大的志量。秉精忠立廟廊。奮雄

威出戰場。去擎天捧日。做玉柱金梁。然後回頭
辟穀休糧。今日裡是天涯風波飽嘗。心兒灰冷
鬢兒蒼。因此上撒漫文章。捲起鋒鏑。結束田庄。
急收回一斗英雄淚。打一起千秋烈士腸。猛中
酒迷花也。沒下場。便吟詩作賦。也沒情況。霧臺
一點渾無恙。閒思想。且丟卻別人軀殼。早照管
自己皮囊。

水紅蓮

你待要設機關。烹麟醢鳳皇。番做了走蛟龍。掣
鎖開羅網。我猛擡身。青天碧海。何物不昂藏。纔
踏步勝水名山。是處皆閒曠。這沒是非的。眉頭
日日揚。斷煩惱的情懷。時時暢。來也何妨。去也
何妨。吓。轉堪憐。烏鳶死鼠空。自惹閒忙。

天門歌

淮陰辱何須較。范丹窮不用忙。老天分付休斯
撞。雖然是歸來風景。忒荒涼。也只落得無災障。

荔薜縫裳。沆瀣爲糧。短短垣墻。小小茅堂。鬧嚷
嚷。鶯翔燕翔。亂紛紛。蜂忙蝶忙。細茸茸。花香草
香。藤稍斜。挂蟲絲網。晴雲房。柳遮桃映。新竹已成行
梨花月

緯網絮

斷霞紅。海氣蒼。眺雨日。晚天涼。漲春流。野塘亂
鳴哇。水鄉鳥來山上。弄紅光。船回浦口。聞漁唱。
道人睡起。羲皇上。拜賜谷。誦神王。

綺羅叢。粉黛香。擁千鍾。食萬羊。天生福。這不是
容易。教人享。但青蘇白飯。觀無極。濁酒清歌。夜
未央。醉來時。辛夷花發。滿藤牀。醒來時。梧桐月
色低。羅幌縱無榮。也自然。清曠。喚山妻稚子。問
種幾株桑。

江流九曲

一從撇下紫游韉。畚然提起烏藤杖。几席外十
洲三島。眉眼裏玉戶金堂。仙姬毛女。珠衣薄。

婆羅館逸稿一
父從童羽蓋塲竊來的花間寶瑟叨陪的石上
壺觴卽時節管甚麼越弱吳彊秦短周長楚漢
興亾田竇參商草沒齊梁土掩隋唐跳出陰陽
鸞鶴駮翔呀此乃是大丈夫生的勾當又何須
論卽糞土中蜉蝣半餉一笑回頭萬慮降

尾聲

赤松黃石千年業到青史總成虛誑木落天高
一夜霜

終

婆羅館逸稿

華亭陳繼儒仲醇校

與傅允澤賡和六言詩

各十首

門外馬頭塵起山間竹裏泉鳴一語向君說破
此是大地火坑

和

竹裏泉鳴非寂馬頭塵起非喧青蓮都在火裏
大道至此忘言

其二

瓦解須交作土土合還復成瓦四大百年偶聚
愚夫卻認是我

和

瓦土未有成毀色空卽得去來悟卻菩提非樹
自然明鏡非臺

其三

澹中得趣彌真濃處回頭味短飽時卽厭烹鮮

樂極番嫌絲管

和

豈但濃非真味元來澹亦全無須是愛憎雙遣
寂然照見真吾

其四

偶上前朝古墓黃泥白骨英雄爲是兒童美影
不知影美兒童

和

歿者不在黃泥生者盡是白骨便教影弄千回
影去兒童未沒

其五

新聞喪我良友不衰仰視秋雲浮雲聚散常事
不聞人哭浮雲

和

但愁此去錯路何論歸來後先假是沈郎出世
回頭我輩堪憐

其六

萬劫從人迷悟狐狸粉黛葳蕤迷者認爲粉黛
悟者豈是狐狸

和

迷悟元無二性人妖豈有殊形不見狂夫顛倒
狐狸也是娉婷

其七

逍遙聊借造物登覽何用亭臺地僻松風還至

日落山月又來

和

瞑目蒲團趺坐遍覽三千大千皎皎中秋月影
溝渠河海同圓

其八

世事海漚起滅人身石火須臾借問誰爲真我
元始上空寶珠

和

世界何人非我生平我是何人畢竟真空無相
幽然與物同春

其九

秉燭鄰家借火乘筏渡口浮船寶鏡多來自照
金針卽在身邊

和

寶筏非從佛有慧燈豈向人求到來光明彼岸
燈筏無功可收

其十

狀境未免生境簡緣只是多緣風霾霹靂半晌
依然一半青天

和

晦朔何妨滿月陰雲無碍青天本是不生不滅
神仙安用長年

贈僧四十六首

蚤起繁蘄盈條晚來落英滿路所以桃花比丘

卻向桃花得悟

業識若冰夾魚凡情似石壓艸諸天根盡還來
智人各爲不了

昨夜纔觀燈火明朝又賞花朝聖人知是苦處
凡夫認作消搖

着境迺屬攀緣離境又增公案解得不着不離
方是英雄手段

枕上聒聒鳥聲窗前暉暉日色不知朝雨初過

但見杏花狼籍

鳥從蕙薄飛來人自蒲團出定竹間一縷疎烟
松外數聲清磬

天狐邪定通天思媚情堅化石移此心向菩提
大道何憂不得

善意立除金狻嗔心卻感飛狸饒他萬行嚴飾
不如一念修持

援藕非爲盜物聞香卽是偷花皂帛能容大澆

白璧不受微瑕

晚來獨坐平林玉界冰壺澄澈波光倒瀉青天
霞氣亙流素月

平居開口詢經疾病低頭禮佛高巾大袖寬衫
一味胸中鶻突

竝坐彌迦長老傍立帝釋梵王此是碁逢敵手
猶來執事當行

臺下士女如雲臺上神天如雨不遇碧眼胡僧

還怕閻王勾女

我笑裴家老子顛倒妄譚佛理要從魚蒜雞豬
了卻生老病死

得果魁僧屠兒了道姪房酒肆古德從來有之
公卻無此本事

窗寒雲護簾衣林響風搖鈴索水流碧沼草開
鳥蹋青枝花落

夢中便失主張歿後安有欄柄心神最忌紛飛

學道功先戒定

一日失離桑梓卻認并州故鄉忽到應家門巷
依然本地風光

林深室似僧寮齋久厨同香積魚來水面穿花
雀下堦前爭食

明鏡故自湛然塵埃亦當勤拂若悟空本無華
難道性中有物

千層浪裡翻身萬丈崖顛失脚猢猻裏在布裡

老鼠走在牛角

片石愛他壘
山亭助我清
虛移樹低臨
篠宿補茅細
剪拊欄

迦葉被下鉗
鎚支公猛施
鍛鍊苦口迺
是良鍼甘言
轉成毒箭

將歿冤家出現
臨終幢蓋來
迎善惡惟心
所造總由機
熟觀成

超昇淪墮何常
地獄天堂迅
速念好火輪
頭去

言善蓮花口來

自笑莎羅道人
僻性耽愛芳
春歲歲撰將
綺語深深拜
禱花神

鳥啼山客猶眠
花落家未掃
童無論詩句
能工會見胸
懷自好

白楊墓上悲啼
紅粉筵中鬧
着未知卻後
來由布袋闍
黎大笑

口中狼籍葷腥
言低瀾翻佛
理任教亂墜
天華

不信先生油嘴

寶誌噉魚是幻戒公食肉何曾只許州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

水清照見鬚眉鏡朗能分鬚漢道人三明六通
寔理何曾虛幻

應說芝蘭鮑魚學道須求良友鑿湖湖上隱淪
虎林林中園叟

未能見性明心庶幾知足少慾獨有一障未除

闢地栽花種竹

芑鞋草索布袍花玉文犀宮錦剎邨傀儡千場
總破邯鄲一枕

絕智道家行徑剗心佛氏門風壞盡山河大地
不關爛卻虛空

世界真是從橫事物由他好醜迷人于此沈身
聖哲從茲了手

見聞總障心王金屑翻爲目翳胡僧自有別傳

獨獠何曾識字

黃檗心印道截天台教觀多般雖然蹊徑差別
到來同是長安

試看刑人博徒終日何曾交睫學道靜裏昏沉
卻繇生處不切

我愛吳公公子盛年早馱繁華口中一味菜甲
舌底千片蓮花

清虛一定超昇種惡必然淪墮何須身後差排

此是眼前因果

中厨薄有盤飧野客卻無苛禮銜盃戒語市朝
揮塵只譚名理

宮商蛙引歌喉紅白骷髏粉頰迷時何異嗜癩
悟後還同咱蠟

眼看華屋朱門不異清泉白石世界境有炎涼
道人心無喧寂

夜靜寒生木榻香殘讀罷楞迦還好烟消院落

何嘗自照梨花

山僧一喚輒行朝廷三詔不起大是彥國高標
堯夫何是知此

娑羅館逸稿

續娑羅館清言

東海屠隆緯真甫篡

飢乃加餐菜食美於珍味倦然後臥草荐勝似
重裊

流水相忘遊魚遊魚相忘流水即此便是天機
太空不礙浮雲浮雲不礙太空何處別有佛
性

皮囊速壞神識常存殺萬命以養皮囊罪卒歸

於神識佛性無邊經書有限窮萬卷以求佛
性得不屬於經書

入市而嘆過路客紛紛擾擾總是行尸反觀而
照主人翁靈靈瑩瑩無非活佛

仕宦能登甲第方免官府差徭學道未出陰陽
終受閻君約束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
凜於十王考校

香花幢蓋顯本性之彌陀羅刹夜叉現心中之
魔鬼

性源既湛則鐵面銅頭化爲諸佛心垢未除則
玉毫金相亦是羣魔

至人除心不除境境在而心常寂然凡人除境
不除心境去而心猶牽絆

萬緣皆假一性惟真聖人借假以修真愚夫喪
真而逐假

入道場而隨喜則修行之念勃興。登丘墓而徘徊則名利之心頓盡。故一念不清宜以佛性而淘洗。六根未淨可取戒香而薰蒸。天堂人樂樂盡則苦趣至。故其成佛也難。閻浮人苦苦極則創心生。故其成佛也易。形同木石未免委運而銷亡。神同虛空豈得隨形而隕滅。形有銷亡故愚蒙止知現在。神無隕滅故聖智照見多生。

六道輪轉如江帆。日夜乘潮乘潮未有棲泊。一證菩提若海艘。須臾登岸登岸豈復漂流。富室多藏萬寶。夜深猶自持籌。愈積愈吝。窖中時現精光。老夫第得一錢。宵臥何能貼席。不散不休。篋裡如聞嗥吼。

名華芳草春園。風日洵饒。紅樹青霜秋林景色。逾勝。

條風旣卷。細草葺生。嫩柳韶姿。紅藥齊含。蘼藿

芳春景大殢人。清露晨流。碧梧初放。新篁爽
氣。綠陰映入簾幃。首夏時尤堪賞。

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
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真寂寞之
鄉。愈久轉增意味。

萬緣虛幻。總屬心生。六道輪迴。皆由自作。目翳
除則空華陡滅。心障撤則妄業全消。

今日騎獅坐象。衆生之境界過來。饒他帶角披

毛。佛祖之真性自若。譬如小水滙爲巨流。入
流原是小水。真金煅於猛火。出火還是真金。
迦魯作衆生身。經乎多劫。其他諸佛菩薩。誰
不來自衆生。闡提亦有佛性。語載於聖經。其
他蠢動含靈。誰不具有佛性。若佛祖天然佛
祖。修行之法。何爲若衆生。只是衆生向善之
途。遂絕。

今生根鈍。是前世之行未修。今行苦修。則來世

之根當利勿以無緣而自棄力辦肯心而不
回今世既種善因來生必成勝果列聖皆累
劫修成大道豈一世便了

古德云塵勞中嘗應着力生死上不須用心塵
勞不着力安得行圓生死若用心恐爲心障
非災橫禍世人常嘆無因分付安排皇天必自
有說若現在隱微無據恐過去夙行有虧彼
既不差我當順受

成仙作佛必是善人至孝真忠自然度世張仲
文昌未始從師授道關君天帥不聞得訣何
人故求道勿急尋師積功且須修德

苦惱世上意氣須溫嗜欲場中肝腸欲冷
士大夫禪机迅利何鋒不摧制行穢污無業不
作揚言度世冥司之勾帖忽來開口乞哀幽
部之鐵鞭已下

理超教外胡僧所以如愚道越言筌獠獠何嘗

安羅舒清言
識字世智紛紛名利場中伶俐識神擾擾生
死路上糊塗亦可哀矣

死漢鞭撻不疼覺疼原非形殼僵尸爬搔不癢
知癢自是性靈人奈何輕性靈而重形殼乎
形骸非親何況形骸外之長物大地亦豈何況
大地內之微塵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
若復無厭則求望曷其有極富堪敵國嘆一
命之不沾貴極人臣恨九錫之未至爲子之

造物者不亦難乎

有待而修終日且圖安樂無常若到問君何以
支吾

來今往古逝者如斯貴賤賢愚誰能免此三尺
紅羅過客而吊過客一堆黃土死人而哭死
人興言及此哀哉當下修行晚矣

針水不投亦徒猜乎啞謎機鋒未對莫浪用乎
盲拳

參悟久則心花頓開。若蓮萼之舒瓣。機緣來則
性地忽朗。如日月之放光。

持論絕無鬼神。見恠形而驚怖。平居力詆仙佛。
遇疾病而修齋。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數米時。
翻名理於廣筵。媚竈乞墦。日挂山林於齒頰。
高人其可信乎。

世人傷我皮毛。諷諷難辭。陽過天日。下照肝膽。
冥冥庶免陰愆。三寸枯毫。欲饒未忍。千金敝

帚。自饗知慚。論非仲壬。敢希藏帳於中郎。文
謝班生。終取覆瓿於傅毅。

人若知道隨境。皆安道不在人。應緣卽礙。故得
道者履喧而靈臺寂。若何有遷流地。僻而真
性。冲融奚生。枯槁不得道者。居鬧市則生塵
雜之心。將蕩無定止。居空山則起岑寂之想。
或轉憶炎囂。

時來則建勲業於天壤。玉食衮衣是亦丈夫之

時失則守窮約於山林藜羹卉服是亦豪傑
之常故子房封侯不以富貴而驕商皓嚴陵
垂釣不以貧賤而慕雲臺

衣服豈有鬼乃本人神識之所成鬼病猶生前
此亦鬼意中之所帶

病風狂而譫語多是平日之愆夢受撻而身疼
可悟地獄之報

時近惡緣如皂染衣而衣皂日修淨行若香薰

室而室香

度盡衆生乃如來之本願衆生難盡則世界之
業因慈父不以頑子之難教而忘教子之念
如來不以衆生之難度而懈度生之心

世人日與螻蟻相接螻蟻無知如來日與衆生
周旋衆生不見障重故也

耳耽淫聲曷聞金口之響目昏邪色安見玉毫
之光遺民清淨則大士擁幢旛而現形聞喜

靈瑩則文殊坐獅子而顯相

童子之目稍淨或見鬼神道士之心漸清能召

靈爽衆生以不見佛

而遂謂無佛則蝼蟻以不見入而遂謂無人即

人當溷擾則心中之境界何堪稍爾清寧則眼

前之氣象自別。

對境安心則清淨之體小露止觀成熟則真如

之理森然。

昏散者凡夫之病根惺寐者對症之良藥寐而

常惺寐寐之境不擾惺而常寂惺惺之念不

馳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

逍遙平時只自悠然遇境未免擾亂

迹類卑污有損身以利物形同邈邈或混俗以

埋光世人皮相失真天眼鑒觀不謬

李青蓮仙才夙稟白香山道骨天成

皦皦時名心源不淨昭昭談道密行多虧何益

超昇祇深淪墮

疾忙今日轉盼已是明日纔到明朝今日已成
陳迹筭閻浮之壽誰登百年生呼吸之間勿
作久計

太乙窺人閣下然藜之火雲林寄信架藏倒薤
之書

一念已橫將死冤家出現三昧旣熟臨終諸佛
來迎

木削方可造廬玉琢纔能成器高明性多疎脫
須學精嚴狷行常苦拘時當思圓轉

三春麗日催開上苑千花一夜金風顛落羅浮
萬樹

童子智少愈少而愈完成人智多愈多而愈散
絕代聰明盡是鬼家生活拍天簸弄無非石
上精魂

一目十行難超生死之路心持半偈徑入涅槃

之門道在真修非關質美

春去秋來徐察陰陽之變水窮雲起默觀元化
之流

縱心獨往內頗解乎天弢守禮自防外敢踰乎
世法

華門圭竇形拘一室之中氣馬尻輪神遊八極
之外

凡夫有已只隔一膜何關大聖度生不論三途

接引法性原周沙界含靈總屬自身

衆生本來是佛因迷自作衆生尋求向外空馳
得來原是已物

從身上求佛則無常幻泡之身如何作佛當求
之我心從心上求佛則今日緣慮不寔之心
亦非汝心佛性不在是逐經綸而生解則經
綸卽是障緣了文字而悟心則文字便是般
若諸佛所宣乃是宣其般若初祖所掃乃是

掃其障緣

人生命也命者報也報者業也如龍王散雨於諸天同是諸天而雨寔異天人日享乎美味同是天人而味實殊彼此自有定數美惡皆由業因但言命數而不言業報謬矣

續安羅館清言

終

冥寥子游

冥寥子紀遊敘

余性好遊歲彊圉大淵獻繇澱泖泛
五湖跨三竺南望普陀浮錢唐歷雁
蕩登天台尋劉阮故跡轉涉四明循
鳥道漸入僊窟追羲農之絕軌躡二
老之玄蹤遇一道人秀目白頰披衲

乘瓢趺坐松下雨若無人余心揣其
非凡流也長揖造請道人不一瞬余
媿汗津々膝行而前不對不敢起道
人蹶然頽笑步入松林余看隨之道
人曰子何隨曰隨道人曰道何在曰
道隨在曰何為道曰道即道々人歛

竅閉目良久語曰道豈易言哉言何
容易舉余長跼下風茫然自失道人
手一編示余題曰冥寥子遊余莊誦
之道人忽不見余觀是編渾形骸忘
物我齊得喪一處生須彌非大芥子
將小軒是非華鶴結非渺彭錢非素

殤子非天沃色空以合其迹忽于有
而得于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于
三幡抱其一處其和遊神于庭全于
大順行虫搜閱語、煙霞頭、是道
道人其真寥于乎彼有營、于修短
戚、于窮通譚區情禮不典晝夜煎

熬其形而不知止者視此亦可以少
休坐余不佞不款秘其傳以為已藏
也因引其端以廣吾同志云

九峰赤松侶書於煙霞洞天

冥寥子游卷上

四明緯真屠 隆著

雲間士抑何三畏評

繡水定之陳天保校

冥寥子爲吏困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譚行不典
之禮何謂匿情之談主賓長揖寒暄而外不敢
多設一語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動稱肺
腑掉臂去之轉盼胡越面頌盛德則夷也不旋

躡而背語。蹠也。燕坐之間。寔辨有口。迺託簡重。身有穢行。謬爲清言。懼裏言漏實。莊語觸忌。則一切置之。而別爲浮游。不根之譚。甚而假優伶之謳歌。以亂之。卽耳目口鼻。悉非我有。嗔喜笑罵。總屬不真。俗已如此。雖欲力矯之。不能何謂不典之禮。賓客酬應。無論尊貴。雖其平交。終日磬斲首。何讐于天。而日與之遠。何親于地。而日與之近。貴人纔一啓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

頭已搶地矣。彼此相詣。絕不欲見。而下馬投刺。徒終日僕僕。夫往來通情。非舉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是乎。袞衣束帶。縛如檻猿。虱嗜膚癢。甚而不可捫。跬步閒行。輒恐隕官守。馬上以目注鼻。視不越尺寸。視越尺寸。人卽從旁偵之。溺下至不可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大者三尺在其前。清議在其後。寒暑撼其外。得失煎其中。豈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快士。通脫自喜。不涉

冥寥子游 卷一
此途則已一涉此途不得不俛而就其籠絡冥寥子將縱心廣意而游于漭漭之鄉矣

或曰吾聞之道士處靜不枯處動不喧居塵出塵無縛無解俄而柳生其左肘有鳥巢于其頂此亦冥靜次寥之極也供爨下之役拾地上之殘此亦卑瑣穢賤之極也而至人皆冥之子厭仕路之跼蹐而樂奇游之清曠無迺心爲境殺乎冥寥子曰得道之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觸

實若虛蹈虛若實靡入不適靡境不冥則其固然余乃好道非得道者也得道者壩柄在我虛空粉碎投之囂喧穢賤若濁水青蓮淤而不染故可無擇乎所之余則安能若柳之從風風寧則寧風搖則搖若沙之在水水清則清水濁則濁余嘗終日清靜以晷刻失之終歲清靜以一日失之欲聽其所之而在境不亂不可得也使天子可以修道則巢許以箕穎使國王可以修

道則釋迦何以雪山。使列侯可以修道。則子房何以謝病。使庶官可以修道。則通明何以挂冠。余將廣心縱意而游于澹澹之鄉矣。

或曰願聞子游。冥寥子曰。夫游者所以開耳目。舒神氣。窮九州。覽八荒。采真訪道。庶幾至人。啖雲芝。逢石髓。御風騎氣。冷然而飄。眇不知其何之。然後歸而掩關面壁。了大事矣。余非得道者。宅神以內。養德以澹。游氣以虛。敢不力諸。然而

未也。宅神以內。忽而馳于外。養德以澹。忽而移于濃。游氣以虛。忽而着于意。其中不寧。則稍假外鎮之。其心無以自得。則或取境娛之。故余之遊迹。奇挾一烟霞之友。與俱各一瓢一衲。百錢自隨。不取盈。而欲令百錢常滿。以備非常。兩人乞食。無問城郭村落。朱門白屋。仙觀僧廬。戒所乞。以食不以酒。以蔬不以肉。其乞辭。以孫不以衰。畀則去之。其不畀者。亦去之。要以苟免飢而

已。有。疑。物。色。者。晦。而。自。免。去。有。見。凌。者。屈。體。忍。之。有。不。得。已。無。所。從。乞。卽。以。所。携。百。錢。用。其。一。二。遇。便。卽。補。足。焉。非。甚。不。得。已。不。用。也。行。不。擇。所。之。居。不。擇。所。止。其。行。甚。緩。日。或。十。里。或。二。十。里。或。三。十。四。十。五。十。里。而。止。不。取。多。多。恐。其。罷。也。行。或。遇。山。川。之。間。青。泉。白。石。水。禽。山。鳥。可。愛。玩。卽。不。及。住。選。沙。汀。磐。石。之。上。或。坐。而。眺。焉。邂逅。樵。人。漁。父。村。氓。野。老。不。通。姓。氏。不。作。寒。暄。而。

約。略。談。田。野。之。趨。移。晷。乃。去。別。而。不。關。情。也。大。寒。大。暑。必。投。栖。止。焉。而。不。行。懼。寒。暑。之。氣。侵。人。也。行。必。讓。路。津。必。讓。渡。江。湖。風。濤。則。止。不。渡。或。半。渡。而。風。濤。作。則。凝。神。定。氣。委。命。達。生。曰。苟。渡。而。溺。天。也。卽。恐。寧。免。乎。如。其。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遭。惡。少。年。于。道。或。誤。觸。之。少。年。行。其。無。禮。則。孫。辭。謝。之。謝。之。而。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遊。如。初。有。疾。病。則。投。所。止。而。調。焉。其。

同行者稍爲求藥而已則處之泰然內視反聽無怖死如是則重病必輕輕病立愈如其大運行盡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踪迹所至邏者疑焉而以細人見禽或以情脫或以智免如其不免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行而託宿石庵茅舍無論也託宿而不及卽寺門崑阿窮簷之外大樹之下可以偃息或山鬼伺之虎狼窺之奈何山鬼無能爲苦虎狼無術以制之不

有命在天乎以四大委之而神氣了不爲動卒填其喙數也則游止矣幸而獲免游如初其游以五嶽四瀆洞天福地爲主而以散在九州之名山大川佐之亦止及九州所轄人迹所到而已其在赤縣神州之外若須彌崑崙及海上之十洲三島身無羽翼恐不能及也所遇亦止江湖之士山澤之臞而已若扶桑青童暘谷神王桐柏小有王母雲林諸真身無仙骨恐不得覲

也其登五岳也竦立罡風之上游覽四海之外
 萬峰如螺萬水如帶萬木如薺星河摩于中領
 白雪出于懷鷓鴣舉手可拾日月掠雙髻而過
 之卽嘯語亦不敢縱非惟驚山靈殆恐只尺通
 乎帝座矣上界晴灑萬里無纖翳下方雷雨晦
 冥而不知微聞霹靂聲細于兒啼斯時也目光
 眩瞽魂氣躍躍出壙垠卽欲乘長風而去何之
 乎或西日欲匿東月初吐烟霞晃射紫翠倏奕

峰巒遠近乍濃乍淡又或五夜聞鐘聲大殿門
 不關虎嘯有風颯颯去披衣起視則兔魄斜墮
 殘雪在半嶺烟光溟濛前山不甚了了于斯時
 清冷逼人心意欲絕又或嶽帝端居群靈來朝
 幢節參差鈴管蕭蕭殿角雲氣幕絳霞綃恍惚
 可睹似近而遙快哉靈人之音何彼冷風之斷
 之也五岳而外名山復不少矣若四明天台金
 華括蒼金庭天姥武夷匡廬峨眉終南中條五

冥寥子游 卷上
臺太和羅浮會稽茅山九華林屋諸洞天福地
稱仙靈之窟宅神明之奧區者莫可殫數芒屨
竹杖縱不能遍歷隨其力之所能到而遨焉飲
神瀆之水問仙鼠之名啖胡麻之飯餐栢上之
露或絕壁危峰陡插天表人不能到則以索自
絙而登或石梁中斷玉扉忽開奮而闌入無恐
豁牙窳窳之洞 而不可見底僅通一線仰逗
天光以火自爇而入 以尋高流羽士肉

芝瑤草及仙人之遺蛻處游于大川若洞庭雲
夢瞿塘巫峽具區彭蠡揚子錢塘空濶浩淼魚
龍神怪之所出沒微風不動空如鏡也神龍不
怒抱珠臥也水光接天明月下照龍女江妃試
輕綃躡文履張羽蓋吹洞蕭而出凌波徑度良
人而滅胡其冷爽也惡風擊之洪濤隱起鷗夷
曹怒天吳助之大地若磨焉寓縣若簸焉恍乎
張龍公挾九子擘青天而飛去胡其險壯也又

秀媚靚粧莫如虎林之西湖楊柳夾岍桃花臨水則麗華貴嬪之開曉鏡也菱葉吐華芙蕖濯濯朝光澄鮮芳香襲人則宜主合德之出浴也天清日朗風物明媚朱閣朝臨蘭橈夕泛則楊家妃子之笑也烟雨如黛群山黯淡奇絕變幻亦大可喜則吳王西施之顰也冥寥子散步西泠六橋已而深入天竺靈鷲禮古先生罷而出訪丁野鶴于烟霞石屋之間又潮音落迦則冥

寥子之家山也。觀音大士道場在焉。采蓮花而觀大海豈不勝哉。

意興旣遠汗漫而行萬里足下耳。惴愜其性或旬日居之終朝趺坐以煉三寶道德五千言其竅與妙乎玉清金笥其志與覓乎扶桑玉書其不問隣乎陰符二篇其機在目乎太上指其觀心古佛操其定慧因禪定以求叅同則兀如非枯也仙靈之官真如之寺金身妙相焜耀如日

宜寥子流卷上
月燭既明矣香既清矣羽人衲子分蒲團而坐
啜茗進菓繙經閱藏小倦則相與調息入定久
之而起則月在籐蘿蕭蕭籟聞然沙彌以頭觸地
童子攄藥爐而瞑于斯之時雖有塵心何由而
入也若在曠野矮墻茅屋酸風吹扉淡日照林
牛羊歸乎長坂飢鳥噪于平田老翁敝衣亂髮
而曝短桑之下老婦以瓦盆貯水而進麥飢當
其情境悽絕亦蕭瑟有致哉若道人之遊以此

爲厭薄則不如無遊也若入通都大邑人烟輪
轉車馬填委冥寥子行歌而觀之若集百貨者
若屠沽者若倚門而謳者若列肆而卜者若聚
訟者若戲魚龍角觝者若樗蒲蹴鞠者冥寥子
無不寓目焉興到入酒肆沽濁醪焚枯魚生菜
兩人對飲微醒長吟采芝之曲徘徊四顧意豁
如也驚詫市人何物道者披藍縷蕭然而風韻
乃爾乎衆共疑之蓋仙人云須臾徑去不見

高門大第王公貴人置酒爲高會金釵盈座玉
盤進醴堂上樂作歌聲遏雲老隸守門拄杖在
手道人闖入乞食焉雙眸炯碧意度軒軒而高
唱曰諸君且勿喧聽道人歌花上露花上露何
盈盈不畏冷風至但畏朝陽生江水旣東注天
河復西傾銅臺化丘隴田父紛來耕三公不如
一日醉萬金難買千秋名請君爲歡調鳳笙花
上露濃于酒清曉光如珠如珠惜不久高墳鬱

纍纍白楊起風吼狐狸走其前獼猴啼其後流
香渠上紅粉殘祈年宮裡蒼苔厚請君爲歡早
回首歌罷若有一客怒曰道者何爲吾輩飲方
驪而渠馨來敗人意亟以胡餅遣之道人則受
胡餅趨出一客謂其從者曰急追還道者前一
客曰飲方懽恨渠來溷人以胡餅逐之善矣何
故追還後一客曰僕察道者有異欲令還而熟
視之前一客曰乞兒也何異之有彼渠意所需

冥寥子游
一殘羹冷炙而足。又一客曰：味初歌詞，小不類乞者。座上若有一紅綃歌姬，離席曰：以兒所見，此道者，天上謫神仙也。兒察其眉宇清淑，音吐俊亮，謬爲乞兒狀，而舉止實微，露其都雅歌辭。深秀乃金臺宮中語，固非人間下里之音。况吐乞兒口哉！神僊好晦迹而遊人間，急追之，勿失最後一客。曰：何關渠事，亦飲酒耳。試令追還道者，固無奇矣。紅綃者不服，曰：兒固與諸公無緣。又

若有一青綃者，復離席曰：諸公等以此爲賭墅，可乎？試令返道者，果有異，則言有異者勝。返之而無奇，則言無奇者勝。諸公大闕曰：善。令從者追之，則化爲鳥。鳥有先生矣。從者返命。前一客曰：吾固知其不可測也。紅綃者愀然曰：是甫出門而卽鳥有耶？惜哉！失一異人。

冥寥子曳杖逍遙而出郭門，連經十數大城，皆不入。至一處，見峰巒背郭，樓閣玲瓏，琳宮梵宇。

冥寥子游 卷一
參差掩映下臨清池時方春日韶秀鳥鳴嘉樹
百卉敷榮城中士女新裝袷服雕車繡鞍競出
行春或蔭茂樹而飛觥或就芳草而布席或登
朱樓或擢青雀或並轡而尋芳或連袂而蹋歌
冥寥子樂之爲之踟躕良久俄而有一書生膚
清神爽翩翩而來長揖冥寥子曰道者亦出行
春乎僕有少酒在前溪小閣櫻桃之下朋儕不
乏而欲邀道者助少趣能從我去乎冥寥子欣

然便行至其處若見六七書生皆少年俊雅先
一書生笑謂諸君曰吾輩在此行春無雜客適
見此道者差不俗今日之尊壘欲與道者共之
諸君以爲何如咸應曰善于是以次就坐道者
坐末席酒酣暢洽談議橫生臧否人物揚扞風
雅有稱懷春之詩者有咏采秀之篇者有談廊
廟之籌策者有及山林之遠韻者辨博紛綸各
極其至道人座在飲啖而已先書生雖在劇談中

異家子游卷一
三
顧獨數目道人曰道者安得獨無言道人曰公
等清言妙理聽之欣賞而不能盡解又何能出
一辭少選諸君盡起行陌上折花攀柳時妖麗
藤無芍藥往往目成而道人獨行入山徑良久
而出諸君曰道者獨行何爲曰貧道適以雙柑
斗酒往聽黃鸝聲耳一書生曰道者安得作許
語差不俗庸知非黃冠中之都水賀監耶道人
深自謙抑諸君復還就坐一人曰今日之游不

可無作一人應曰良是有一人則先成一詩曰
疎烟醉楊柳微雨沐桃花不畏清尊盡前溪是
酒家一人曰厨冷分山翠樓空入水烟青陽君
不醉風雨送殘年一人曰戲問懷春女輕風吹
綉襦不嗔亦不荅只自采藤蕪一人曰金鞭擲
道傍寶馬桃花汗何故擲金鞭儂將試紈扇一
人曰青山帶城郭綠水明朝陽日莫那能返開
簾延月光道人曰諸公開美詩各佳甚一人曰

道人能賞吾輩之詩必善此技某等願聞道人
起立謙讓再三諸君固請不輟道人不得已徐
曰諸公信一時之秀秭各擅場貧道蟬噪蛙鳴
以博諸公噴飯乃吟曰沿溪踏沙行水綠霞紅
處仙犬忽驚人吠入桃花去諸君大驚起拜曰
咄咄道者作天仙之語我輩固知非常人也於
是競問道人姓名但笑而不荅問者不已道人
曰諸公何用知道人名雲水野人邂逅一笑卽

見呼以雲水野人可矣諸君旣心異道人于是
力欲挽入城郭道人笑曰貧道浪遊至此四海
爲家諸公謬愛卽追隨入城無所不可遂相携
入城以次更宿諸君家自是或登高堂或入曲
房或文字之飲或歌舞之場道人無不往者城
中傳聞有一雲水野人好事者爭相致之道人
悉赴人與之飲酒卽飲酒與之談詩文卽談詩
文挈之出遊詢以姓名則笑而不荅其談詩文

剖析今古規合體裁頗核或稱先王間及世務
兼善恢諧人愈益喜之而尤習于養生家言偶
觀歌舞近靡曼或調之以察其意道人欣然似
類有標韻者至主人滅燭留髡燕笑媒狎卽正
容危坐人莫能窺夜嘗少臥借主人一蒲團結
踟趺其上倦則卽其上假寐而已人以此益異
焉居月餘一日忽告去諸君苦留之不可得各
出金錢布帛諸物相贈作詩送行臨別諸公皆

來會惆悵握手有泣下者冥寥子至郭門第僅
足百錢悉出諸公所贈諸物散給貧者而去諸
公聞之益歎息莫測所以

冥寥子游上卷終

冥寥子游卷下

四明緯真屠 隆著

雲間士抑何三畏評

繡水元弢張 昞校

冥寥子行出一山路深窅峭隘喬木千章藤蘿
交蔭仰視不見天日人烟杳然樵牧盡絕但聞
四旁鳥啼猿嘯陰風蕭蕭而恐人冥寥子與其
友行許久忽見一老翁龐眉秀頰目有綠筋髮

垂兩肩抱膝而坐大石之上冥寥子前揖之老翁爲起注目良久不交一言冥寥子長跽進曰此深山無人處安得有是然者翁殆得道異人也弟子生平好道中歲無聞石火膏油心切悲歎願垂慈旨以開迷老翁佯爲弗聞固請之乃稍教以虛靜無爲之旨無何別去目送久之而滅山深境絕處安得無若而翁者耶

又或隨其所到有故人在焉疇昔以詩文交者以道德交者以經濟交者以心相知者以氣相期者思一見之則不復匿姓名徑造其家故人見肅見冥寥子衣冠稍異怪問之荅曰余業謝人間事通明季真吾師也公婚嫁畢乎未也以俟其畢如河之清向子平去則不返余猶將指家山聊以適吾性爾于是款之清齋追往道故數十年之前俛仰一笑俱屬夢境友人乃低回既嘆且羨冥寥子其無累之人耶夫貴執高張

冥寥子游 卷下
榮華滲漉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行龍鍾盤跚
猶戀此物而不肯舍一旦去之攢眉向人業問
車馬而遲行出國門而回首既返田舍不屑屑
焉執種稔理麻豆而日夜問長安之耗或遺書
當路故人焉胸中數往數來直至屬纊乃已有
大拜命下之日卽其屬纊之辰有目瞑數時而
朝使後至者大可笑也子何修而能早自脫屣
若此冥寥子曰余閒中觀焉殆有所傷而悟也

余觀于天日月星漢何冗而早夜西馳今日之
日一去卽失雖有明日非今日矣今年之年一
去卽失雖有明年非今年矣天日自長吾日自
短三萬六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幻
吾年自短百歲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又况其所
謂百者所謂三萬六千者人生常得滿而其間
風雨憂愁塵勞奔走之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
美好胸懷寬閑精神和暢琴歌酒德樂溲娑者

知能幾何日月之行疾于彈丸當其轂輓而欲
墮西岩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之而東雖
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東雖有樗里晏嬰之
智不能轉之而東雖有觸虹蹈海之精誠不
能感之而東古今談此事以為長恨余觀于地
高岍為谷深谷為陵江湖湯湯日夜東下而不
止方平先生曰余自接待以來已三見滄海為
桑田矣余觀于萬物生老病死為陰陽所摩如

膏之在鼎火下熬之不斯涓而乾盡如燭在風
中摇摇然淚枯燼落頃刻而滅如斷梗之在大
海前浪推之後浪叠之泛泛去之而莫知所棲
泊又况七情見戕聲色見伐憂喜太極思慮過
勞命無百年之固而氣作千秋之期身坐膏火
之中而心營天地之外及其血氣告衰神明不
守安得不速壞乎王侯將相甲第如雲擊鍾而
食動以千指平旦開門賓客擁入日晏張晏粉

冥寥子游
卷一
三
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而不敢窺。後數十年。又過之。則蔓草瓦礫。被以霜露。風淒日冷。不見片瓦。兒童放牛牧豕之場。乃疇昔燕樂歌舞處也。方其鼎盛豪華。諧謔歡笑。時寧知遂有今日。大榮衰歇。何其一瞬也。豈止金谷銅臺。披香太液。經百千年。而後淪沒哉。暇日出郭。登丘隴。鬱鬱纍纍。燕韓耶。晉魏耶。王侯邪。廝養邪。英雄邪。駸子邪。黃壤茫茫。是烏可知。吾想其生時耽

榮好利。競氣爭名。規其所難。啗而獵其所無。益憂勞經營。疇不其然。一朝長寢。萬慮俱畢。余嘗宿于官舍。送往迎來。不知其更幾主也。余嘗閱乎朝籍。去故登新。不知其更幾名也。余嘗出關門。臨津渡。陟高崗。眺原野。舟車絡繹。山川莽蒼。不知其送人幾許也。歎息沉吟。或繼以涕泗。則吾念灰矣。友人曰。晏子有言。古而無死。則爽鳩氏之樂也。齊景公流涕悲傷。識者譏其不達。今

吾子見光景之駛疾知代謝之無常而感慨係之至于沉痛得無屈達人之識乎冥寥子曰不然代謝故傷傷乃悟也齊景公恨榮華之難久而欲據而有之以極生人之樂我則感富貴之無常而欲推而遠之以了性命之期趨不同也曰子今者遂已得道乎冥寥子曰余好道非得道者也曰子好道而游者何冥寥子曰夫游豈道哉余厭仕路跼蹐人事煩囂而聊以自放者

也欲了大事須俟閉關曰子一瓢一衲行歌乞食有以自娛乎冥寥子曰余聞之師蓋有少趣在澹烹羊宰牛水陸畢陳其始亦甚甘也及其饜飽膨脝滋覺其苦不如青蘓白飯氣清體平習而安之殊有餘味妖姬妾童盡態極妍槌鼓吹笙滿堂鼎沸其始亦甚樂也及其興盡意敗轉生悲涼不如焚香攤書兀兀晏坐氣韻蕭疎久而益遠某雖常濫進賢冠家無負郭橐無阿

真家子游 卷下
堵止有圖書數卷載之以西波臣懼爲某累一
舉而捐之水濱此身之外遂無長物境寂而累
遣體逸而心閒其趣詎不長哉一衲一瓢任其
所之居不擇處與不擇物來不問主去不留名
在冷不嫌入囂不溷故吾之游亦學道也其人
乃欣然而喜曰聆子之言如服清涼散不自知
其煩熱之去體也

子既好道願聞其旨夫三教亦有異乎曰無有

異也今夫儒者在世之法也釋道者出世之法

也儒者用實而至

其妙處本
釋道用虛

虛而至其現處本

寔譬之人嘉穀以濟饑甘漿以止渴以漿濟飢
不濟以穀止渴不止儒者以其道治世修明人
倫建立紀綱法精網密人待以爲命然而世法
榮華易生健羨世法無常易生得失世法束縛
易生厭苦世法勤勞易生煩躁至于釋道貴寂
寞而去榮華重性靈而輕得失離束縛而尚擺

落舍煩躁而就淒涼故儒者譬則穀食也釋道
譬則漿飲也以釋道治世若以漿濟飢固無所
用之欲存儒而去釋道若食穀而不飲漿如煩
渴何故三教並立不可廢也曰釋與道亦有異
乎曰無有異也釋貴虛靜道亦貴虛靜釋貴無
爲道亦貴無爲釋之所重在神故但修性而不
言命靈明之極萬劫不壞是性自該命也道之
所重在形故多修命然必性命雙修以性立命

而後超凡度世是命不能離性也道家鍊精還
氣鍊氣還神鍊神還虛以成大丹而出有入無
是有爲而無爲也釋家戒生定定生慧至于慧
則靈光所在亦丹也是全以無爲無爲之爲其
道愈大也釋家一證真空萬劫不壞長生其所
不必言者道家形神俱妙自然長生初非貪長
生而修道以長生爲言者蓋爲學人設而非黃
老之本旨也道家有專言修命者其道不大雖

足延年易壞所謂地仙之輩是也釋家修性不
徹則其形既壞而其神有未能獨立不免投胎
奪舍所謂清靈之鬼是也要而言之佛道若成
仙何論乎修仙者以佛修仙仙道乃大二氏微
有不同其大處同也友人曰子之論三教核矣
何患不成冥寥子曰夫道知之非難行之難而
不知若盲者之索塗也知而不行畫餅其可充
飢乎於是里中之人稍稍有知冥寥子者相期

來視冥寥子懼其疲于酬應乃辭友人而行
至一處乞食或見官府五百縛一貧者而鞭之
甚楚索錢不得五百愈怒貧者聲泪俱下一豪
家子鮮衣怒馬從者如雲陵轢市人市人屏息
屠兒持利刃宰牛割羊豕呼聲極哀諸魚鱉蚌
蛤鰵鱖堵積如丘山腥穢聞數十里或婦與姑
反唇者或子與父諍語者狡童婦飾而誨淫妖
娼當門而挑客作過種種冥寥子愍之乃呼集

市人廣爲設法闡菩提之果論天人之福拈三生之緣指善惡之報無任而修行則爲大乘清虛而修行則爲仙品有漏而修行則生天界抱欲而修行則成魔道嗔心而修行則成修羅壞法而謗道則名闡提魑暴而姪毒則化羅刹棄善而縱惡則墮地獄惡極而罪大則沉河鼻其言凱切聽者悚然多有因而改悔者
俄而一書生至與冥寥子論辨書生曰仙與佛

果有之乎曰是何言歟今夫凡夫縱欲憂勞則心氣憤耗偶時日清心寡慾則神識爽然人能密緯真氣保和靈光則成仙作佛又何疑也吾姑淺言之佛道兩藏及高僧傳神僧傳燈錄列仙傳諸書往往出至人大儒手百千萬億歲以來彼豈盡無其事而妄言之以欺誑後世者耶神怪鬼魅世人嘗有見聞者有鬼神則有仙佛何言其無卽爲謗道曰所謂東岳酆都閻羅

冥官果有之乎曰是何言與今夫明有閻浮提
天子宰割四海其下則有宰相六曹監司群牧
宣教達情以恩威慶賞整齊萬民而後成世道
人天之上有天帝端居統治下土其下則有天
神諸將三官萬靈考校人間善惡分別賞罰以
彰神理子謂神靈無有寧謂上帝亦無有乎有
上帝而無神靈一孤帝巍然于玉清之上乎又
何以賞罰善惡而行其教令也曰善惡報應三

世

因果

之乎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儒者之言也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

來世因今生作者是釋氏之言也今夫愚騃薄

惡之子終身富貴慶流子孫非其今生足以受

之也或以其前世種福根深也聰明好修之夫

天札坎壈後嗣零落非其今生有以取之也或

以前世之修福業薄也不然則此二事遂不可

解而上帝賞罰之權倒置矣頃之一少年來戟

冥寥子游
手而罵冥寥子曰道人乞食得食卽去饒舌何
爲是妖人也吾且聞之官攘臂欲毆冥寥子冥
寥子笑而不荅或勸之乃解

于是冥寥子行歌而去夜宿逆旅或有婦人冶
容艷態而窺于門須臾漸迫微辭見調冥寥子
私念此非妖也耶端坐不應婦人曰吾仙人也
愍子勤心好道故來度子且與子宿緣幸無見
疑吾將與子共遊于度索蓬萊之間矣冥寥子

又念昔聞成子學道荆山試而不遇卒爲邪鬼
所惑失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真誥以爲猶是
成子用志不專頗有邪心故也夫鬼狐惑人傷
生殞命固也不可近卽聖賢見試不遇亦非所
以專精而凝神也端坐如初嬾人瞥然不見爲
鬼狐爲魔試皆不可知矣冥寥子游三年足跡
幾遍天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接物態
非常情境靡一無非鍊心之助雖浪跡不爲無

補哉于是歸而葺一茆四明山中終身不出

冥寥子紀遊跋

夫道之難言久矣哉非言之難難其人也
是故必有照心者而後可與言必有定心
者而後可與言必有達心者而後與可言照
則常明定則常靜達則能化境至于化又
焉往而不得哉予觀冥寥子一編以照心

冥寥子述
生定心因定心得達心遽蘆于天地草芥
乎功名石火炮影乎萬變唏噓呼吸乎千
秋前無老莊後無黃赤栩栩然對境忘境
入于化矣豈佞人之溷溷者可彷彿其萬
一哉或曰冥寥子卽四明屠長卿也噫微
斯人其孰能言

顧世能識

甲乙剽言叙

甲乙剽言叙

昔胡元瑞南過聊城以一帙示余此吾甲乙
已後剽言也君盍爲我題之余讀一過則鉅
麗者足以關國是微瑣者足以資談諧卽不
越稗官亦雜家之鼓吹也因篋以自隨不翅
日對元瑞須眉今年秋俄得元瑞訃音言在
人亡不勝感悼嗟乎造物以元瑞有言而剽
元瑞元瑞又不能常剽

其身而剽其言言剽

元瑞乎元

瑞剽言乎吾不得而知也則余此題也亦與此言交剽之矣聊城傅光宅叙

甲乙剽言

東越胡應麟著

海鹽姚士粦校

蜀僧

余過京口見鄔佐卿語曾于甘露寺遇一蜀僧與接言論蓋深于禪理者因數數往還佐卿適有所負迫窄無以應憂見于色僧問曰君須幾何而形困若此鄔曰此方以內煎熬地獄非十

甲乙乘言 二
金不能免此僧持几上煮茶銅鈔視之曰此踰
十金矣便命索炭鄔異之卽以燃炭僧出袖中
一包出藥七許以鈔周身擦抹此藥藥盡着火
中燒令通赤急索酒淬之尋以水洗則成銀矣
鄔遂得緩子錢之急明日往謝僧已行矣

方子振

人多言方子振小時嗜奕嘗于月下見一老人
謂方曰孺子喜奕乎誠喜明當埃我唐昌觀中

明日方往則老人已在老人怒曰曾謂與長者
期而遲遲若此乎當於詰朝更期于此方念之
曰圯上老人意也方明日五鼓而往觀門未啓
斜月猶在老人俄翩然曳杖而來曰孺子可與
言奕矣因布局于地與對四十八變每變不過
十餘着耳由是海內遂無敵者余過清源因覓
方問此方曰此好事者之言也余年八齡便喜
對奕時已從塾師受書每于常課必先了竟且

甲乙乘言
語其師曰今皆弟子餘力請以事奕塾師初亦
懲撻禁之後不復能禁日于書案下置局布筭
年至十三天下遂無敵手此蓋專藝入神管夷
吾所謂鬼神通之而不必鬼神者也

酒肆主人

余過淮陰市中憇一酒肆主人約五十許人與
余談酒事各極其意主人忽瞪目視余曰觀君
似解操觚者余謝曰非曰能之嘗窺一斑矣主

人遂與余論詩上自三百漢魏下及六代三唐
以及我明無不畢當窺縈因命酒對坐劇飲
復論天下事事至于千古興衰每太息流涕忽
向余曰吾閱海內人多矣少得似君君得無金
華胡元瑞乎余曰是也余因詢其姓字主人曰
肆門所書張叔度是也余復問其鄉縣主人曰
吾無何有鄉之人也余笑曰地且不得曾謂張
叔度是丈人姓字乎主人起顧余笑躍身入內

曰母多談君且休矣明日索與相見衆傭保曰
主人仗一劍躍馬去矣余遂窮問其人則曰主
人有錢數百千令我輩張肆于此其出處從不
能悉也余意必江淮大俠託于市隱者耳

天上主司

乙未春試前一夕余忽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
召余入試既入則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易
水生未幾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

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
竟爲彼先得余怒力往鬪擊而覺爲不怡者久
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始悟所
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金所生以二
姓合爲司馬牛也恭默思道是認言破無意耳
可謂大巧第易水生不解所謂及揭榜則湯賓
尹第一蓋以易水二字爲湯也然夢亦憤憤書
法以水從易音陽非易也觀此則天上主司且

甲乙乘言
不識字何尤於濁世司衡者乎

李惟寅

李惟寅太保別僅一再易涼暑耳遂不良于行
蹒跚出見客道故殷勤至涕落不能止因念走
馬長干鍾陵躍澗時何輕捷也而一旦衰憊爾
爾乃知人生壯盛足恃幾何不覺覽鏡亦爲髣
絲興嘆

趙相國

趙相國以東事憂悴時或兼旬不起余姓訪之
適日者王生醫者李生兩人在坐相國謂王曰
我仇忌何日出宮謂李曰我何日膏肓去體余
笑曰使石尚書出京便是仇忌出宮沈遊擊去
頭是膏肓去體相國爲之默然

劉玄子

劉玄子從朝鮮還言彼中書集多中國所無者
且刻本精良無一字不做趙文敏惜爲倭奴殘

毀至圍溷之間往往以書幅拭穢亦典籍一大
厄會也因目不忍見每命部卒聚而焚之余乃
知國初朝鮮獻顏子朝議以僞書却之此四
庫之所以不及前代也且如今中秘所藏如子
華關尹亢倉之類果皆出于諸賢手乎嗟嗟真
以爲僞僞或爲真惟具眼者能別其真與僞耳

王長卿

王長卿新安人能詩其內人精于紉繡嘗觀其

繡佛纖密絢爛而髮絲眉目光相衣紋儼若道
玄運筦余所見宋繡寂多此繡當不多讓卽謂
之鍼王可也王行甫汪明生諸君多以篇詠重
之第性嚴妒長卿往朔方謁周中丞慮有外私
使向繡佛前受邪淫戒而去

王太僕

天台王太僕嘗言天台名山無踰五岳皆得覽
其槩矣未有若峨眉之奇峻者余嘗宿絕頂光

相寺于時早秋曉起遠望寒冽不減嚴凍爲體
戰齒鬪不能止時寺鷄三號耳殘月猶在遠見
西極荒垂有一點大明若火光者因以問僧僧
云此天竺雪山爲初日所照也始亦未信頃之
日出而此山隱隱炫耀天際已而日色徧滿大
千則山光不復明矣但見一粉堆耳余味此言
乃知佛經言初日始出先照金剛山頂爲足證
也

青鳳子

新安楊不弃精于鑒別法書名畫吳用卿所刻
新帖皆其審定鈎摸上石不弃鄉人有得一石
于水濱狀如鶩子而青瑩可愛楊以千錢易之
恒以自隨作鎮紙及楊來燕有外國人數來看
之不忍釋手楊詢之其人曰此名青鳳子卽吾
土價亦不貲于是聲價一旦貴踴有一兩殿供
事許以千金易去進內闈爲禁中寶重夫此一

石也弃之水濱與瓦礫無異一遇知者遂爲上方大寶物固有遭與不遭如此哉

博古圖

鄭錦衣樸重刻小幅博古圖其翻摹古文及雲雷饗餼犧獸諸衆較精于前且卷帙簡少使人易藏雖寒生儉士皆得一見商周重器大有裨于賞鑒家第一序艱滯可笑人謂可比樊宗師余謂非也此猶閩粵田農卷舌作燕趙語耳足

爲此圖減價落色

曹娥碑

聞吳閭韓太史家藏曹娥碑真蹟書法甚佳而有識者謂是贗本何者碑辭本作可悵華落乃以可爲何當是臨書人不解文義而悞書之耳余謂墨蹟真贗我則不知若曰可悵則是唐人字面矣且觀其上文曰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下文曰豔冶窈窕永世配神則可悵有勸慰之意

如作何悵便與上下文不相協矣讀者當自得之

沈惟敬

沈惟敬以落鬼僑寓燕中寓傍有閒屋使賣水擔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樂清趙常吉家蒼頭幼爲倭奴所掠載還日本凡十八載泛海而還還復走燕依趙趙無所用之故以賣水自給惟敬暇則時時從嘉旺談夷中情俗雖器什鄉語

無不了悉會石大司馬經畧東事而石寵姬之父袁某恒從惟敬游惟敬日與袁言夷中事若身至之者袁以告石石遂召與相見與語大悅遂奏受游擊將軍奉使日本而有封貢之說矣惟敬妻姓陳名澹如本故倡也惟敬旣遠使石每到門慰藉至以沈夫人呼之真可謂能下賤矣第下非其所當下爲可惜耳

賀啟露布

有一近來聞人賀翰林某啟曰通藉玉堂 帝
亦呼庶吉之士校書天祿人皆稱劉更生此
與昔人身坐銀交之椅手持金骨之朶可謂今
古捧腹又曾見寧夏露布以祿山之亂對宋江
之強彼以山對江自謂絕異不知轉入惡道是
以王元美先生謂近來修史之難政謂此耳如
此等一番大舉動載此露布一通可乎

卯燈

余嘗于燈市見一燈皆以卯殼爲之爲燈爲蓋
爲帶爲墜凡計數千百枚每殼必開四門每門
必有穰拱窓楹金碧輝耀可謂巧絕然脆薄無
用不異涓水画脂耳縣價甚高有中官以三百
金易去

陳紀傳

臨朐馮少宗伯嘗問余曰范曄書陳元方傳與
邯鄲淳碑辭稍異將從碑乎從傳乎余曰觀元

方傳便見蔚宗作賊腸腑蓋碑文明說以何進表荐拜爲五官中郎將而傳則刪去第謂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官是陷陳入于卓黨以爲彼所謂名賢亦復爾也至于謀說呂布絕婚袁術一事乃元方爲國破奸一點赤忠所在竟抹煞不書益以見小人不成人之美如此理當從碑傳不足據也馮爲首肯

李長卿

李長卿嘗言自古大篇名什銷沒沉湮令人搜募不得至于學究所攻如千家詩及巷里村詞如呂蒙正蘇秦劉知遠之類雖窮邊瘴海莫不誦讀唱演我不知其何所感格一至于此余謂天下多凡眼俗耳惟近于凡俗則行之必遠此亦勢也故我輩捉筆得與千家蘇劉傳奇爭上下便足千秋矣不覺相對大笑

魏總制

人傳紫陽魏總制與繡水沈中丞不協當朔方
變起宇賊誘虜深入以撓我師我師多挫劔不
得逞然魏往往掩敗爲功會題沈多不與魏益
恨之時沈軍固原值虜過靈州而南魏令烽砲
毋達固原虜遂猝至圍沈數日而去余謂邊塞
烽堠自有軍法何得至此恐言者之過及見中
丞客姚士彝塞上詩有豈有勝兵雄九地不傳
烽火到孤城之句乃知人傳者不誣也夫大臣

爲國家折衝禦侮以當一面正須共分猷念協
力相爲乃欲以敗爲功欺誤朝廷固罪在不赦
更復嫌忌同官以虜猝中此又刑書所必討者
也

合卺杯

都下有高郵守楊君家藏合卺玉杯一器此杯
形製奇恠以兩盃對峙中通一道使酒相過兩
杯之間承以威鳳鳳立於蹲獸之上高不過三

寸許耳其玉溫潤而多古色至碾琢之工無毫
髮遺恨蓋漢器之奇絕者也余生平所見寶玩
此杯當爲第一

薛校書

京師東院本司諸妓無復佳者惟史金吾宅後
有薛五素素姿度豔雅言動可愛能書作黃庭
小楷尤工蘭竹下筆迅掃各具意態雖名画好
手不能過也又善馳馬挾彈能以兩彈先後發

必使後彈擊前彈碎于空中又置一彈于地以
左手持弓向後以右手從背上反引其弓以擊
地下之彈百不失一也素素亦自愛重非才名
士不得一見其面又負俠好奇獨傾意于袁六
微之余笑謂袁曰袁黑橫得素素相憐能無爲
我輩如殺素素好佛師俞羨長好詩師王行甫
人亦以薛校書呼之雖篇什稍遜洪度而衆伎
翩翩亦昔媛之少雙者也

吳少君

余下第後吳少君忽從北來人寄余一絕云趙氏連城辨得真幾年聲價重西秦從來有眼皆能識何意猶逢按劍人得詩數夕後夢少君曰余詩中按劍人明日謹避之余亦不解其意明日飲朱汝修齋頭以口語相謔趙常吉忽使酒至按劍欲甘心焉汝修力救余得絕袖遶柱而逸趙猶率奴丁數里追索此余平生所遭竅大

危厄乃從朋友得之尹公佗良爲多愧而少君一詩遂于夢中點出趙氏按劍四字大可恠也

友人

友人嘗從關中來言自環慶以北不復見山每從馬首極望惟見平沙際天千里超忽俄有橫山嶙峋可人忽焉滅沒知是雲也余後讀俞羨長詩云惟有故雲似遠山乃知是真境也又言固原都御史行臺後有園池池北有堂池上有

亭堂之顏曰天光雲影亭之顏曰半畝方塘棹
楔之前曰源頭活水後曰清如許凡歷四中丞
所題僅用朱晦庵一絕句耳又言環縣御史臺
廳事寫李獻吉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溪山散
馬群爲柱聯但改落爲轉真所謂點金成鉄也

前定命

都下有抄前定命者其辭皆七言而村鄙若今
市井盲詞之類其言自父母妻子兄弟貴賤庚

甲皆具人皆狂駭以爲神也雖三公九卿莫不
從風而靡以爲此邵堯夫再來也不知此皆從
京師日者購其年庚履歷預爲撰集使人身自
覓索以駭眩之耳如余未嘗以命問京師日者
則覓之不復有此命矣且未有文理村鄙若此
而足以定人之貴賤壽夭者也其事易見何不
少察而明墮于其僞術乎

邊道詩

有一邊道轉御史中丞作除夕詩云幸喜荆妻
稱太太且斟栢酒樂陶陶蓋部民呼有司眷屬
惟中丞已上得呼太太耳故幸而見之歌詠讀
者大爲絕倒然此特近于俚鄙耳至若閩人少
白有作卽爲衆所傳誦如宋人日出卓八脚之
類最多好事故爲鏤板書價一旦騰踴買者如
市蓋人喜得之用爲笑資耳亦詩道一惡劫也
都下詩

余頃入都詞人益寥落無幾而所見篇什惟吳
允兆秋草十詩及汪明生秋閨雜詠翼翼可誦
其他惟柳陳父元夕一結云看他何處不娛人
及楊不弃溪上偶成沙頭小鴨自呼名而已至
如朗哉公翰諸君都不復進亦足以見詩道之
不振也

胡孟弢

胡孟弢嘗言于任城客邸遇一人豐頤長髯頭

着青幘身被布衲手提一扇來謁胡胡與之言
則道流也須臾拉胡上太白樓下瞰南池遠眺
洗水劃然長嘯有如鳳音因相與對坐道人曰
倉卒無以爲娛聊與君飲遂袖出一盤如赤玉
徑八寸許光瑩可愛又出二杯則琥珀也胡意
安所得酒饌乎未幾以盤向空言曰取無覓饌
來忽見鹿脯滿中杯紅香撲人矣心益大駭既
飲而杯復滿脯亦不見增減道流更言曰明日

在酒清風滿衿不有歌舞多負佳客因向南招
之頃之有白鶴一雙自南而來下集客前相對
鳴舞胡不覺五體投地曰凡夫不知賢聖願知
此身昔所從來今何抵止幸一爲指示道人曰
人有星宿降謫身有菩薩出世身有真仙再來
身有山川孕靈身有鬼神託見身汝是匡廬山
伯來所從來止所從止後當自驗吾乃言天地
之秘未敢盡泄胡因歷以在朝諸大寮問則曰

趙相國是天目上真張相國是旌陽顯化陳相
國是參水猿沈相國是南溟公孫太宰是金天
上相孫少宰是文昌司命楊尚書是司祿褚侍
郎是司祿左相范尚書是貴相馮侍郎是壁月
烏劉侍郎是江伯曾侍郎是南岳副司命石尚
書是武曲李侍郎是北地主者沈侍郎是優波
離尊者蕭尚書是折威星呂侍郎是尾火虎徐
侍郎是營室秉總憲是左執法李臨淮是次將
李寧遠是上將軍胡欲更問諸公而忽聞窓外
大聲曰盜道多言有翅不騫道人曰余過矣余
過矣遽起長別不知所之余笑曰可惜此問荅
只成得一部天上縉紳耳何不問胡元瑞以上
應少微庶幾解俗乎

黃白仲

黃白仲寓居武林余往訪之適有友人携一名
姬邀余兩人赴飲黃便入內少時其容有蹙復

以他事談說許時邀者益急言主人候湖上久矣余欲捉之偕行黃復身入內余聽之聞刺刺詈聲余知其以妓故不敢往也故促之黃不得已與余相赴日未晡黃便謝歸主人留之不得遂去明日余往佯問于黃曰年餘四十遂乏血胤雖一似人女婢亦不能居命也柰何更問昨者遲回之狀曰凡赴妓席必涕泣至歸方已又問如遠出何以制君曰出必軟血蒞盟余因大

嗟曰余方愧王茂弘九錫不意足下更是馮敬通也

知已傳

余嘗于潞河道中與嘉禾姚叔祥評論古今四部書姚見余家藏書目中有于寶搜神記大駭曰果有是書乎余應之曰此不過從法苑御覽菀文初學書抄諸書中錄出耳豈從金函石篋幽岩土窟握得邪大都後出異書皆此類也惟

今浙中所刻夷堅志乃吾篋中五分之一耳別後乃從都下得隋盧思道知已傳二卷上自伊呂下至六代由君相父兄妻子友朋以及鬼神禽畜涉于知已者皆錄第諸葛孔明與先王最相知以爲有君自取之一語爲大知已不錄蓋有激乎其言之也因尋校此書惟隋志有之自唐已下不復有也能不愧金岩石篋遽以語叔祥者乎

廁籌

有客謂余曰嘗客安平其俗如廁男女皆用瓦礫代紙殊爲嘔穢余笑曰安平晉唐間爲博陵縣鶯鶯縣人也爲柰何客曰彼大家閨秀當必與俗自異余復笑曰請爲君盡廁中二事北齊文宣帝如廁令楊愔執廁籌是帝皇之尊用廁籌而不用紙也三藏律部宣律師上廁法亦用廁籌是比丘之淨用廁籌而不用紙觀此廁籌

瓦礫均也不能不爲鶯鶯要處掩鼻耳客爲噴
飯滿案

余從綠酣中清冷點沸得此抄本校得二十
字已復得五字顧不知鏤板後何如耳昔人
謂校書如掃落葉隨落隨掃亦是一適

張元弢識

廣

莊

袁中郎廣莊叙

莊生拯世非忘世其為書求入世非求
出世也觀夫投藪斲之刃意在游虛運
斲鼻之斤必先存質大瓠落則泛江
湖壽木不材因資休蔭鸞鵬俱奮並得
其翔羊蟻偶遭兩釋其意倘所謂物、

自賦于天鈞者非耶若其敷摛宏衍撰
結詭麗譏哂狎出詼劇恣行提弄古皇
姍戲聖哲則生固已自言之世湛濁而
不可與莊語故以竒文曲說中人之
心亦良苦矣讀莊者每持狹劣之見震眩
自喪于閃譎無涯之波辨故瞶者瞠目

拘者掉臂浮者泛醜沉者醉粕又孰知
夫逍遙理解齊物天籟要于德符帝應
以仍其世于人間固禮樂詩書之神杼
而端冕委佩者之一噓一欠也楚袁中
郎之廣莊非廣莊也廣讀莊者之狹劣
不能自濟于閃譎無涯之波辨者也涉

江湖者濤頭白則五采無主客為陳說
滄瀛溟澥沃天濺日之勢而後稍定此
以廣濟廣之說也吾輩膠繭糾纏於文
墨議論幾喪其故安可無是泰神之書
以自拯而拯世則漆園一杯願與中郎
共之

義興陳于廷題

新刻陳眉公重訂廣雅

石公袁宏道撰

長康范明泰校

逍遙遊

豎儒所謂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之耳大于我
者即謂之大是故言大山則信大海則信言鳥
大于山魚大于海即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
及故也小于我者即謂之小是故言螻蟻則信

廣雅
一
蟭螟則信言。蟻有國，國有君臣，少長是非，爭讓之事。蟭螟睫上有無量虫，虫有無量郡邑都鄙，卽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嗟乎！一人身量自頂至踵五尺耳，三百六骨節之中三萬六千種尸蟲族焉。凡有目者卽有明，是彼未嘗無晝夜日月也。凡有足者卽有地，是彼未嘗無山岳河瀆也。有嗜欲者卽有生聚，是彼未嘗無父子夫婦養生送死之具也。齧而爲疥，彼知趨

走。虛中之蟻出之甲上，奔走如鶩。彼知畏死，吾安知天地非一巨丈夫邪？娑婆世界非其一骨節之虛空處邪？人物鳥獸賢聖仙佛非其三萬六千中之一種族邪？經曰：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于地，吾是以知地特髮毛之大者。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皆歸于水，吾是以知水特唾涕之大者。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吾是以知風火特喘息之大者。天地得其大，不爲有餘；人得其小，不

廣非
為不足。虫處其內，不為逼狹。人據其外，不為廣廓。天地以成，住壞空為劫。虫以生老病死為劫。肘間之蟲，笑指節為夷狄。膚間之蟲，語以牙甲。叱為怪誕，尚不信身外有人。又况人外之天地邪。由此推之，極情量之廣狹，不足以盡世間之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見常聞闢天地之未曾見未曾聞者，以定法縛已，又以定法縛天下後世之人，勒而為書文而成理。天下後

世沉魅于五尺之中，炎炎寒寒，畧無半罇可出頭處。一丘之貉，又惡足道。聖人知一已之情量，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于一切物無巨細見于古今世無延促見于衆生相無彼我見。殤可壽巨可細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蜉蝣以慕死為長年，故殤未始不壽也。牛大于豕，小于象，故巨未始不細也。夢十年者，不出一覺，故短未始不長也。魘者以手拊胷，手即物故，我未始不彼

也。聖不能見垣外，故智未始不蒙也。正倒由我，順逆自彼。遊戲根塵，無罣礙。盡聖人者，豈有三頭九臂，迴然出于人與虫之外哉？唯能安人虫之分，而不以一己之情量與大小爭，斯無往而不逍遙矣。

齊物論

天地之間無一物無是非者，天地是非之城也。身心是非之舍也。知愚賢不肖是非之果也。古

往今來是非之戰場墟壘也。天下之人頭出頭沒，于是是非非之中，倚枯附朽，如大末蟲之見物則緣而狂，犬之聞聲則吠，是故寄心于習，寄口于羣。人嗔則嗔，人譽則譽。者凡夫之是非也。援古證今，勘聖校愚，叱凡譽雅者，文士之是非也。投身幽谷，趨清避濁，潔士之是非也。課名實黜浮譽，上督責罪，虛誕法家之是非也。祖述仁義，分別堯桀，規思矩孟，馨王醜，霸儒生之是非。

也惡盈善退絕智棄聖道家之是非也趨寂滅
樂悲捨贊歎戒律呵斥貪嗔釋氏之是非也異
途分門爭道並出海墨爲書不可盡載嗚呼是
非之衡衡于六根六根所常執爲道理諸儒墨
賢聖詰其立論皆准諸此今夫不食烟火者目
見十里短視隔尺訓狐之鳥夜察蚊螟晝不辨
丘嶽目果可常乎哉跋難陀龍無耳而聞虬聽
以掌牛以角耳果可常乎哉口司言也而海外

有形語之國馬相示以鼻口果可常乎哉足附
地則行欹側則蹶此其職也而蟻能倒行蠅能
仰棲足果可常乎哉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
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鋌借肺中風
借舌腭聲無常想借塵緣借去來今借人借書
用想無常夫不可常卽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
卽不可憑之爲是非明矣槐葉之虫其身純青
見粉蠹之白者笑之而不知青白之不由彼也

蜀犬見雪則吠詫其所變江魚入海則惑失其所常生首子者烹而食之以爲宜子彼見夫中國之慶喜鄭重以爲不慈矣祝夫尚僧以貴其女彼見夫中國之問名納采從一守貞以爲不令矣死者棄骸野外以施烏鳶七日不盡聚族而哭彼見夫中國之素車黃腸珠襦玉匣以爲不仁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我憐彼彼亦憐我我訕彼彼亦訕我是非之質惡從而辨之是故

以長非短者是以髮之若若譏髭之虬結也以大議小者是以瓶中之空笑盃中之空也以辨屈辨者是以百舌之語攻燕子之語也以聖斥狂者是以橫吹之聲刺空谷之響也以古折今者是以北岡之舊壘歎南山之新壘也以智證愚者是以機關之木人悲土偶之無識也以中國非夷狄者是以楚蜀之土音正閩甌之鄉語也夢中之人物有嗔我者有齧我者是我是人

夢中之榮瘁醒時不相續醒中之悲喜夢時亦不相續孰真孰幻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本自齊非吾能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聖如可悟不離是非愚如可迷是非是實雖萬釋迦何處着脚哉

養生主

天下無一物不養生者亦無一刻不養生者貧賤之人波波吒吒稿形極慮以養其生富貴之人營生路曠奧室以養體淫妖以養目絲肉以養耳極羞醞以養口窮嗜欲以養性養之未久病疴立至伐生斧命萬厲于此賢知之人憫其淫溺是故執執以範躬收視却聽以衛耳目恬淡虛無以葆神氣夫執執以範躬躬之卷鞠者生而躬之安逸者死矣收視以衛目目之幽隱

者生而目之奔色者死矣却聽以防耳耳之壅
蔽者生而耳之納囂者死矣恬淡以約口口之
淡薄者生而口之愛濃厚者死矣虛無以葆性
性之寂滅者生而性之動蕩周流朋從往來者
死矣吾生卽皆吾養不宜厚此薄彼辟如半
身不隨之人雖復留形天地半已枯朽不得復
名全人故養生者傷生者也夫生非吾之所得
養者也天之生是人既有此生卽有此養草木

無知亦能養生若必自養而後生盡天地之天
喬枯死久矣子待父而養者也而少孤之子不
見天絕于世父母豈真能養子哉嬰兒之生也
卽知求乳是嬰兒知養生也三月之後以手麾
之則知閉目見風則啼是嬰兒亦知衛生也嬰
兒非真有知也養生之道與生偕來不待知而
知者也聖人之于生也無安排無取必無徼倖
任天而行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物

者忤是故其下無傷生損性之事而其上不肯
爲益生葆命之行古之善養生者有三家釋曰
無生儒曰立命道曰外其身而身存旣曰無生
卽非養之所能生也旣非養之所能生則不以
不養而不生明矣立命者順受其正順受故不
欣長生不悲夭折何也命不待壽而立壽何益
命不因歿而不立歿何惡歿不足惡壽不足欣
故養生以益壽皆妄之妄者也外其身者可以

存身則內其身亦可以亡身郭橐駝之種樹也
置之若棄鄉人有病疽者痛楚入骨殆不欲生
一日聞其父有大獄立起下牀籌畫區置旦日
而病去此外身身存之明效也衆人以利生故
害生聖人不利故不害衆人以得生故失生聖
人不得故不失嗜雞雛者養以松子灌以漿酪
雞亦自幸與羣雛異而不知鸞刀之先至也西
方有神女相好光明旦謁主人于門主人曰神

何來女曰余功德天凡余所至之家求福者福
求慧者慧乞男女者男女諸所願欲無不吉祥
如意主人乃洗浴稽首延之上座頃之一醜女
至面若塗漆髮若野蒿主人曰若何來女曰余
黑暗女凡余所至之家富者貧貴者賤幼者殤
壯者衰男子晝哭婦媪夜啼主人乃奮臂挈杖
驅之出門天曰不然有事我者亦當事彼余與
彼如形之影如水之波如車之輪非我無彼非

彼無我主人大駭揮手謝天送之唯恐不速聖
人之養生亦若是焉矣嗟夫養生之說起于貪
生知生之不必貪則養生之說荒已矣夫世之
所謂歿折者或三二十以至一周二周所謂
善攝養者最多不過八十九十或百餘歲辟二
蟬蛻一死于午一死于暮諸水族虫皆吊午而
慶暮而不知時之頃刻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
大倏忽矣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

爾所少之壽何在覓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
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少者本無多者亦歸于
無其無正等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烏有矣天
地如獄入其中者勞苦無量年長獄長有若老
囚縱不求脫何至求繫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
勞碌矣生有生可戀死亦有生可戀戀生之生
者既迷而畏死戀死之生者亦必迷而畏生若
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兒戲矣嗚呼不知生之如

戲故養生之說行不知生之本不待養故傷生
之類衆非深達生死之理者惡能養生哉惡能
養生哉

人間世

衆人處人間世如鰍如蟹如蛇如蛙鰍濁蟹橫
蛇毒蛙躁同穴則爭遇弱卽噉此市井小民象
也賢人如鯉如鯨如蛟鯉能神化飛越江湖而
不能升天鯨鼓鬣成雷噴沫成雨而不能處方

廣雅
池曲沼之中蛟地行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
爲大鳥所啖賢智能大而不能小能實而不能
虛能出纏而不能入纏是此象也唯聖也如龍
屈伸不測龍能爲鯁爲蟹爲蛇爲蛙爲諸蟲蚓
故雖方丈涿蹄之中龍未嘗不沂鱗濯羽也龍
能爲鯉爲鯨爲蛟故江淮河漢諸大水族龍未
常不相噓相沫也龍之爲龍一神至此哉是故
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處人間世

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贊以猶龍老子處人間
世之第一人也易之爲道在于善藏其用崇謙
抑亢老氏之學源出于易故貴柔貴下貴雌貴
黑夫翠不藏毛魚不隱鱗尚能殺身而况于人
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不仁大才不才
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有滯滯則碍故
古之人以道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得也如
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

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愛亦能使
人忌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
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盜必劫之故古之
人以才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品也高也氣
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危行太高則蹶故古之人
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見長
于人而據我于肩我之爲我其伏甚細其害甚
大聰明我之伏于諸根者也道理我之伏于見

聞者也知解見覺我之伏于識種者也古之聖
人能出世者方能任世我見不盡而欲任世辟
如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堯無我
故能因四岳禹無我故能因江河太伯無我故
能因夷狄迦文無我故能因人天三乘菩薩諸
根是故龍逢見戮比干剖心伍胥乘潮靈均自
沈者事君之我未盡也務光投河夷齊叩馬漆
室自縊者潔身之我未盡也姜里被囚居東見

疑者居聖之我未盡也孔畏于匡伐木于宋絕糧于陳者行道之我未盡也孔子自言六十耳順是六十而我見方盡明矣我見不盡戮身之患且不保何況治世今夫父母之養嬰也探其飢飽逆其寒暑啼者令嬉嗔者令喜兒口中一切喃喃不字之語皆能識而句之何則無我故也同舟而遇風者十百人一心惟三老所命呼東則東呼西則西何則無我故也夫使事君者

而皆若父母之求其子處世者而皆若同舟之遇風何暴不可事何亂不可涉哉古之至人號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我根在卽見山林亦顯何也有可得而見者也我根盡卽見朝廷亦隱何也無可得而見者也無可得而見是故親之不得疎之不得名之不得毀之不得尚無有福何有于禍處人間世之訣微矣微矣三代而下亦有一二至人與龍德相近者漢之子虜

東方朔黃叔度晉之阮嗣宗唐之狄仁傑是也
子房當烹狗藏弓之世時隱時見托赤松以自
保方朔事殺人如蔗之主玩弄兒戲若在掌股
叔度居亂世君公顧厨皆其師友而黨禁不及
嗣宗縱酒汙朝口無臧否梁公身事女主與姪
奴為伍縱博褻裘恬不知恥使諸君子有一毫
道理不盡我根潛伏惡能含垢包羞與世委蛇
若此夫李泌亦似之矣然高潔其行至不能調

伏一張良姊我見尚在處人間世之道未盡也
嗟乎若胡廣之中庸馮道之五代是之而非非
之而是噫余不敢言之矣

德克符

天下所寶者軀命也所尊者面貌也所倚者手
足耳目也軀命計其短長面貌角其妍媸手足
料其強痿耳目較其聰塞一支不治百里尋方
一夫抱疴舉族奔走至于覺明真常形神之蒂

聽其杌捏恬不知怪有言及者互相噴笑指爲
異端噫何其頑鈍昏劣抑至此邪夫天地之長
且久者非以形氣也草木之生長長非以枝
葉也人之視聽操履含知秉耀非以手足耳目
心也謂耳能聽死者亦有耳何不聞謂目能視
死者亦有目何不見謂手持足行死者亦有手
足何不起謂心能思死者七竅具在何以都無
知識空俄而有氣氣俄而有根根俄而有識根

者諸濕之偶聚如濕熱之蒸而成菌也識者六
緣之虛影如芭蕉之卷而成心也蕉落心空緣
去識亡熱謝菌枯濕盡形壞向非覺明真常容
于其中一具白骨立見僵仆辟則無柱之宇無
根之樹其能一日立于天地間哉萬物皆可爲
人是故得水者知得火者烈得金者強得木者
理人皆可爲萬物是故值其生則生值其尅則
死值其駁則愚值其正則賢草木一生剋也人

特草木之有知者也瓦礫一水火也人特瓦礫
之能動作者也嗟夫知與動作豈人之爲覺性
也今夫神之赴箕也密語則聽是有耳也呈帖
則知是有目也證事則書遇物則題是有思慮
也夫其耳目思慮者豈箕之爲哉神也神不以
箕之成壞爲已之存亡則人亦不當以殼之有
無爲心之憂喜明矣楚俗尚鬼其致鬼之物不
一推之皆有至理肩挺之鬼搖兀不休所附者

長而狹且直也甕罌之鬼聲如歌曲所附者腰
大而嚙細也兀丫之鬼剝啄如雷所附者短身
長味也斛桶之鬼厲聲疾呼所附者濶口空腹
也覺之在人如鬼附物因形發識虛實各異是
故附其卷而納者則爲聽附其漏而光者則爲
視附其勁而節者則爲動履附其竅而出入者
則爲意識一切衆生不深惟身心之所以百計
愛惜以愛惜故牽纏糾縛促局如繭中之虫煎

啣如在金之蠲畜盜自劫家貲日銷至于寶盡
囊空猶愛盜不止可不大哀經云空生大覺中
如海一漚發又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心中
物夫狂者尊古卑今尚能眼空一世糠粃形骸
至人脫却浮漚通身是海又惡有淨穢大小之
見哉齊有優蛾者館于泰山之逆旅龜蒙先生
分室而寢夜半聞蛾謂弟子曰余初入俳場村
叟有聚觀者余面若塗血心若累石口噓噓不

能終折已遊三街六衢與諸少年狎視村叟之
觀者箴如也已又過達官貴人之家分盃連席
謔浪終日歸而見市井少年猶奴隸也已而入
京師隸藉樂部出入掖廷聲遍長安王侯公子
爭爲挾箏負琴視達官貴人猶家鷺庭鳥也今
余出京又十年餘高賢大士游公猥賈閱歷旣
多處萬人場有若幽室籠然指撥隨手而應歌
喉盤旋不拘本腔人無不擊節者何則不見已

焉耳不見人焉耳龜蒙先生曰吾寐矣夫某甲
行道四十年而唯恐置身之無所也隘矣夫彭
祖之神與國殤相遇于道殤曰兒來祖怒曰余
壽過若倍蓰何嬰我殤曰兒所謂八百形骸也
非兒也夫人偽而鬼真今與若較卽真之日予
壽先若久矣

大宗師

古今宗師未有不宣生死者佛曰爲一大事出

見于世孔曰朝聞夕死老曰死而不亡者壽夫
釋老之爲生死人皆知之孔學之爲生死雖鉅
儒大賢未有能遽知之者嗟嗟聖人之道止于
治世卽一修齊已足而沾沾談性與天窮極微
眇得無迂曲之甚夫天命者不生不死之本體
也何言天非人是已天與人對非人者非耳非
目非口鼻非心意識也旣已非耳非目非口鼻
非心意識矣我何在我相盡卽道旣已無耳無

目無口鼻無心意識卽天下之耳目口鼻一時
頓盡矣人何在人相盡卽教教之一字尤爲喫
緊位天育物總是教體心淨土淨曰位胎卵滅
度曰育性如是故非是強爲爾我生死了不可
得噫金口未宣木鐸先啓涅槃妙路寔肇數仞
天人導師非孔誰歸莊去孔聖未遠七篇之中
半引孔語語語破生死之的倘謂蒙莊不實則
中庸亦僞書矣天下皆知生死然未有一人信

生之必死者囹圄之人一陷大戮寤寐寤寐惟
脫死是求是故有一罅可直不借營營也有賄
可脫居間可解不惜傾囊橐鬻子女赴之也何
則信已之必死故也茫茫衆生誰不有死墮地
之時死案已立趨名騖利唯日不足頭白面焦
如慮銅鐵之不堅信有死者當如是邪文章之
士以立言爲不死是故著書垂訓舐毫吮墨仰
面觀屋神仙之士以留形爲不死是故鍛精鍊

氣留心龍虎坎離及諸太丹藥物之術。二乘之士以寂滅爲不死是故耽心禪觀趨向虛無遠離一切幻垢無明。夫文章之士無足論矣。十種大仙壽千萬歲報盡還墮二乘雖受三界外變易之身終屬有爲捨此趨生焉。知大道嗟夫道何物也而可以已意趨捨之哉。夫道天也趨捨人也。天地之間無物非人卽無物可與道湊合者。道若可聽是聲非道道若不可聽是塞非道。

道若可見是相非道道若不可見是暗非道道若可言是響非道道若不可言是瘖非道道若可思是憶非道道若不可思是忘非道道若可得是法非道道若不可得是空非道。道可聽可見可言等卽生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等卽死。可聽可見不可言等卽死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等卽生。種種趨避皆屬生死迫道愈急去道愈遠。夫惟聖人卽生無生卽生故不捨生無生故不

趨生畢竟寂滅而未嘗破壞有爲常處一室而
普見十方空界示與一切同行而不與一切同
報尚無生死可了又焉有生死可趨避哉善我
者無體善行者無時善因者無果金之堅也而
火流之水之輕清也而風日銷之有體故也聖
無體一株之桃可分而千松子飛山成林蓮實
墮泥成藕者因能爲果果亦能爲因也聖無果
子生于亥死于丑此一時之生死也日生于朝

死于昏此一日之生死也春生于冬死于夏此
一季之生死也時爲之也聖無時無時者古今
一時是故伏羲神農至今猶在無果者無因非
果仲尼表高子淵表深杏壇陋巷本無是事無
體者諸法同體三教聖人末世衆生同一眼見
同一耳聞同一氣出入此非識心分別可知智
證乃見讀儒書者尚以此意叅之庶幾聖門之
嫡傳哉

○應帝王

矢不密鳥不高。羅不繁獸不深。法不多民不謫。道不焚士不岐。吾欲爲網罟。彼卽爲深穽。網罟者深穽之始也。吾欲爲法律。彼卽爲舞文。法律者舞文之始也。吾欲爲仁義。彼卽爲放弑。仁義者放弑之始也。道而觸者。彼曰無禮。此亦曰無禮。分辯不已。遂爲格鬪。僞盟誓者。亦假約束。何也。非約束無以爲局。騙資也。嗟夫。此豈制作之

初意哉。勢使然耳。文中子謂弟子曰。余依先聖之言。教民慈。教民孝。教民睦。教民信。講業三十年。而民之厲滋甚者。今之人不逮古邪。何訓之難也。弟子曰。先生之教非也。非民之難訓也。先生言慈而不類之子。始以慈望其父。先生言睦而不肖之卑幼。始以厚責其長上。先生言信而諦盟要約者。始以信讓其朋友。故自先生立教以來。父見子過。子見父過。兄弟責望于家。朋友

譙讓于野先生之教則然民之罪哉文中子愀然而退屏居深山終身不爲人師邃古之初民物雜處有若族屬患難不作迨其後世始有教民網罟漁獵者于是獸相率入于山魚相率入于淵鳥相率入於深林人與禽獸既不相習是故人之強有力者遇獸則殺獸之強有力者遇人亦恣其食噉故夫民之無辜而不免於齒角之禍者智士之教也文王謂鸚冠子曰敢問詐

之所始鸚冠子對曰始于一二文王曰一二奇偶自然之數也惡乎詐鸚冠子曰有一二卽有千百有千百卽有計筭有計筭卽有文字有文字而天下之機變不可勝窮也記曰蒼頡作字天雨血鬼聚哭憤大朴之漓奸巧之生也鬼神不得其所獨人哉舜南巡狩至江漢之野遇一丈人披髮而泣舜曰天下熙熙然樂父老獨悲何者丈人曰往者余釣于江朝出夜沒垂六十

年人無知者。今江濱之人有以余爲賢而親之者矣。是必上之人有以使之也。夫以爲賢而親之。不賢者將疎之矣。余將目擊夫百姓之相食。而此地之爲戰場也。是以泣也。舜曰。今天下何如放勳之時。夫人曰。嘻。安可比帝堯之世。九水溢。十日出。而民不爲災。今則壤定。日月調。而民之繁庶不加于昔也。帝堯之世。四凶在位。三苗負固。頑讒布野。而堯不以其故。貶聖。今流者流。

格者。格。極者。極。而昭宣平章。不倍于昔也。夫帝堯之德。去烈山氏一間耳。今奚得比哉。聖王之治。何法。曰。法天。天何法。曰。法嬰兒。嬰兒何法。曰。法鵠卵。天不以水之尅火。而去水。天不以嚙人之故。而絕虎狼蚊蚋。天不以地狹民貧。而摧山填海。聖王亦然。聖王者。覆智。愚賢不肖。而因其自生自育者也。故法天也。嬰兒激之不嗔。譽之不喜。太山摧于前。而目不瞬。天之至也。故法嬰

兒也。鵠卵無聞無見冥冥漠漠爍之不以爲熱。濡之不以爲寒蒙之祖也。故法鵠卵。齊威王令于國中有能善巧分別者賜千金三日而應募者三人一人曰臣能分別人之面貌萬不失一齊王乃呼左右一色一衣者百人遍令閱之一閱而識其姓字三覆不悞一人曰臣之術有過于此者臣能分別雞鶩野鵲齊王乃呼嗇夫籠孔雀翡翠百餘私識其左右前後遍令閱之頃

之發籠嘈啞庭下雜問其處一無所失一人曰臣之術又有過于此者臣能分別諸名花果齊王乃導入園令觀桃李諸花觀畢苑令摘花試之枝葉柯亞皆記其處十問而十不失齊王大喜立賜千金西郭先生進曰此小術也奚足爲怪臣之術有大異于此者因問首一人爾一日能分別幾曰千餘人次分別幾鳥曰百餘次分別幾花曰不過六七樹西郭先生笑曰陋哉臣

廣莊
之術能一時知趙魏齊魯諸國雨點之數飛禽走獸皆洞得其情狀臨淄之中七萬戶起一心一念臣能悉知用臣之術可撫四夷齊王大駭齋戒七日庭設九賓進西郭先生于殿王三環進食跪而請曰先生之術可得聞乎西郭先生曰可霖雨臣知其可千里猛雨知其不數十里分龍之雨塊雲之雨知其不隔轍臣是以知雨點之數也翼者知其能飛角者知其能觸逸者

知其善走臣是以得鳥獸之情狀也王之有姓貧者知其欲粟賤者知其欲爵鰥者知其欲婦曉起知其營業入夕知其宴眠臣是以悉知其心之所念也臣之術操者簡而用者博故得之可撫四夷威王憮然自失曰先生休矣

新刻陳眉公重訂廣莊

廣
東

十

